

# 民間樂事



上海國光書局印行

## 前言

本書根據古今豔事，用輕鬆流利的筆調，寫成通俗故事，篇幅較長，情節曲折，結構縝密，可作短篇小說讀。

本書名為豔事，但文筆雅潔，絕無猥褻之處。每篇雖然同是敘述男女間之事，但是情節迥然不同，一篇有一篇的特點。

書中『人面桃花』『癡情兒女』『生死姻緣』『倩女離魂』『醜女俊郎』等篇，書中人驚種金石為開的至情，使人看了非常感動！

書中選出最精彩的故事十二篇，繪製插圖，工細精美，與故事相得益彰。

# 民間樂事目次

一	迴風妙舞	一
二	人面桃花	四
三	膝上美人	六
四	拈鬪擇婿	八
五	風流天子	一五
六	癡情兒女	一八
七	簫笛因緣	二〇
八	淑女私奔	二五
九	眉樓韻事	三〇
一〇	水影傳情	三一
一一	鄰友讓妻	三五
一二	生死姻緣	三九
一三	雙姝共夫	四三

一四	華離不該	四九
一五	和闐玉馬	五一
一六	倩女離魂	五五
一七	醜女俊郎	五九
一八	紅迷趣劇	六二
一九	移花接木	六四
二〇	歡喜冤家	六八
二一	豔女當壚	七一
二二	風箏題詩	七五
二三	僕婦傳箋	七九
二四	觀音做媒	八三
二五	蘭蕙聯芳	八八
二六	佛樓琴韻	九一

民間樂事 目次

二七	娶妹作姑	九四
二八	難中奇緣	九九

---

# 民間樂事

## 一 迴風妙舞

燕國的昭王，雖然只有做了兩年國王，可是愛好聲色，廣蓄姬妾。他曾下令全國，搜羅能歌善舞的少女，送入宮中，讓他尋歡取樂。

這時有個廣延國，爲了要結好燕國，特地遣使來獻善舞的少女兩名。覲見昭王的那天，使臣和舞姬都衣飾整齊地進入宮中，跪地啓奏道：「廣延國使臣奉敝國國王之命，特獻善舞少女兩名於大王，一名旋娟，一名提謨，敬請大王賞收！」

昭王聽說有人把美麗的舞女獻給他，當然喜歡得不得了，抬頭一看，只見地下跪着的旋娟提謨，生得玉質雪膚，體輕氣馥，姿容旣然美麗，體態又極窈窕，心花怒開，高興非凡。

於是對那使臣說：「多謝貴國大王，美人兒孤王已收下了。」說着不禁哈哈大笑。

昭王得了這對美人兒，特築了崇霞閣給她們居住，食以珍饈，衣以錦繡，真是養尊處優，豪華無匹。這旋娟提謨，生來身輕如燕，行動的時候，簡直和飛翔一樣，絕無痕跡。

昭王有時登崇霞閣，召旋娟提謨兩人來歌舞。昭王常手中執着拂塵，隨便飄拂，旋娟提



隨着拂塵的上下左右的宛轉飛舞

謨就隨着拂塵的左右上下，宛轉飛舞，歌聲又非常輕越動聽，看得昭王手舞足蹈，樂不可支。

有一天，旋娟和提謨同時來啓奏昭王道：「妾等近來新編妙舞兩支，敬請大王賞鑑。」

昭王聽說有妙舞好看，心中更爲歡樂，急忙把她倆扶起，說道：「虧得你們想得周到，孤王一定重重的賞你們，如今就有勞你們舞起來吧！」

「領旨！」他們兩人應了一聲，雙雙站了起來。於是先由旋娟舞了起來，婀娜輕盈，柔若無骨，往來上下，目不暇接，好比五彩的輕塵在空中飛舞一樣。舞罷之後，旋娟跪在地下請昭王賜題舞名。昭王便把旋娟摟在懷裏道：「這舞輕如飛塵，美不可言，就題她爲「飛塵」吧！」

旋娟謝了恩，退過一旁休息。換上提謨來歌舞，提謨穿着一件綴着白綾小片的舞衣，配着樂聲，左右迴旋，高低起落，只見空中一忽兒好像散出千萬支白羽，一忽兒又像千萬支白羽集中在一處，愈聚愈小，只有一團白光在空中轉動。昭王看到此處，不禁拍手叫好，說：「妙極！妙極！這舞好像羽毛在飛舞一般，可以賜名「集羽」。」

從此之後，旋娟和提謨便更被昭王寵幸了。昭王常常稱贊她們的舞，說是肢體纏綿，簡直迴旋入懷了，雖然她們在地上飛舞，却和纏繞在昭王身上一樣。

有一次，昭王設了一個「麟文之席」，所謂「麟文」的意思，便是不論席椅案桌之間，都把寶物裝飾起來，所有菜盤酒樽，都作雲霞麟鳳之狀。在地上散佈着「荃蕪香」，這荃蕪香是波弋國所進貢的，非常名貴，散在地上，則土石皆香，朽木腐草，遇着這荃蕪香，馬上就能重生，綠葉鬱茂。

昭王到期大宴羣臣，並命把這香鋪在地上，厚約四五寸，叫旋娟提謨出來歌舞，因為她們體態輕盈，雖然在香上飛舞多時，却絲毫沒有痕迹。羣臣見了，無不擊節稱賞，並頌揚昭王的豔福不淺。

可是昭王只知享樂，不理國政，以致衆叛親離，國事日非。後來國內戰亂，昭王就失去了王位。

可知這種窮奢極慾的享樂，總是難於久長的。

## 二 人面桃花

博陵人崔護，少年英俊，資質聰慧。在清明節日，一人赴郊外踏青，因為步行過久，急需找個休息的地方。又以飲酒過多，不覺口渴，於是信步走入一莊舍，門外雖然十分樸素，而門內却花木扶疏，非常精雅。崔護便去敲門，敲了多時，寂無人聲。後來有一個女郎在門隙中向門外窺視，問道：『你是誰呀？』

『我叫崔護，今天因為清明節，一路踏青尋春，不覺口渴，四周並無茶店酒肆，所以特地來討一杯茶喝喝。』

那女郎也不作聲，便開了門，請崔護進入草廬坐下，再到後面取出熱茶來請崔護喝，自己便依靠着小門佇立，看着崔護喝茶，含情脈脈，非常可愛。

崔護在喝茶的時候，偷眼覷那女郎，見她生得姿態綽約，嫵媚動人，心裏對她便起着愛慕之意，可是問她說話，她又不理，只是雙目對他凝視，似乎有情，又似無情。直到崔護告辭出門，那女郎又送出門外，這樣子又像有些依依不捨。

崔護當時確是動情，不過遊罷歸來，也把這事淡忘了，以後一直就沒有到那郊外去過。直到第二年的清明節，崔護想起去年的豔遇，前情不能自抑，於是又一人到郊外去訪問



那去年飲茶的人家。到那裏一看，只見門院依舊，花木照常，而雙扉反鎖，屋裏顯然沒有人。崔護看到這情形，非常抑鬱，徘徊多時，不忍離去，最後便在門扉上題了四句詩，才匆匆歸去。這四句詩是：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隔了幾天，崔護偶然因事到郊外去，路過那所題詩的莊舍，又去張望一下，看看這首詩還在不在？誰知剛走到門口，聽得裏面有人哭泣，而且聲音非常淒切，於是便扣門，想問明原委。出來開門的是一個鬚眉皆白的老翁，扶着手杖，一步一步地推着走出來，眼角還含着淚水，臉上也顯得非常悲傷。

崔護便把姓名告訴了那老翁，那老翁聽說他便是崔護，大為驚奇，接着又痛哭起來，說道：「小女爲了你快要死了！」

崔護弄得莫名其妙，怎麼老翁的女兒會爲他而死呢？心裏感到非常狐疑。

那老翁又繼續說道：「我的女兒，知書達禮，年方及笄，尙未適人，自從去年以來，每天總是恍恍惚惚，若有所失，常常沉思嘆息，也不明白什麼緣故。在前幾天清明節我同她出去上墳歸來，看見左扉上題着一首詩，看了以後，便得了重病，每日昏昏沉沉，粒米不進，嘴裏含糊地叫着你的名字。」

「那末，令媛現在在那裏呢？」崔護知道一定是那首詩引起了女郎的感觸。

「她嗎？現在躺在後面床上，祇賸了最後一口氣了。我是這樣老了，所依靠的就是這麼一個女兒，萬一不幸，有什麼長短，叫我依靠誰去呢？」說着又不禁老淚縱橫，泣不可仰。崔護急急奔到後室去，只見那女郎躺在牀上，雙目緊閉，面色蠟黃，喉間還有一絲氣息，看樣子是很危險了。崔護不覺也大為悲慟，就趨至牀前，急急擁抱着那女郎，輕聲地說：「崔護來了！崔護來了！」呼喚了半晌，那女郎才悠然地回過氣來，氣息轉強，緊閉的雙目，也微微開啓，看見崔護果然在她身旁，便微微一笑。以後病體一天好似一天，不到半個月，竟霍然而愈了。崔護便娶那女郎為妻，夫婦兩人，愛情彌篤，頗為鄉里所欽羨。

### 三 膝上美人

五代陳後主有一個貴妃，名叫張麗華，容貌生得非常美麗，雙目明淨，富有神彩，髮長七尺，鬢黑如漆，很得後主的寵愛。

張麗華本是貧家出身，父兄以織蓆為業。後主為太子時，曾廣選宮女，張麗華便被選入宮，專門侍候驛貴嬪，地位非常低微。後來在偶然的機會中，張麗華給後主看見了，她的美麗的容貌和端靜的態度，使後主大為賞識，於是便被寵幸了。不久便有了身孕，生了一個兒子，後來便是太子深。因此，她的寵幸高居六宮之冠了。

後主即位爲帝以後，張麗華便被升格爲貴妃，寵幸始終勿衰。她又生得聰明伶俐，處處地方善伺人意，所以當時宮中名重一時，就是皇后，比她還要遜色三分。

後主爲王叔陵之亂，領兵征討，結果受了傷，住在承香殿養病，這時任何妃嬪都不能進去，皇后因爲素無寵愛，也不能侍候，只有張麗華在旁邊嘘寒問暖，端湯進藥，才能得後主的歡心。

後主爲了要表示對張麗華的寵愛，便特地造了「臨春」「結綺」「望仙」三個閣，高幾十丈，共有好幾十間。這三個閣的門窗欄檻，都是以沉香製成的，一陣風吹過，這香氣可以遠聞數里。所有牆壁簾櫳，都以金玉珠翠鑲嵌，寶椅繡榻，全拿錦繡絲帛鋪陳，這瑰麗珍奇，豪華奢侈，爲歷古所未有。

後主自己住在臨春閣，張麗華居結綺閣，另外有龔孔兩個貴嬪合住在望仙閣。在三個閣間，有複道可以交相往來，不必上下跋涉。後主住在閣內，一時高興，便可召幸貴妃貴嬪到臨春閣裏來，或者親臨結綺望仙兩閣，其中色聲旖旎，笙歌沸騰，真是夜夜元宵，樂不思蜀了。

張麗華頗富才學，常常賦詩譜曲，令宮女之有美色的數百人，按譜歌舞。其最有名的曲譜有「玉樹後庭花」等，後來這曲流傳在外，家喻戶曉，所謂「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這「後庭花」便是張麗華所譜的新曲。

後主是相當昏庸的，對於國事，很少處理。可是張麗華卻很機變，尤富於記憶力，對於百官的奏章，後主每每弄不清楚，而張麗華卻能瞭若指掌，處理得有條不紊。後主因此對她更爲寵愛，臨朝的時候，常常抱張麗華坐在膝上，一同來取決國事。

雖然張麗華聰明智慧，畢竟後主太無用了，朝內奸臣弄權，閹宦當道，弄得內政不修，賄賂公行。隋軍進兵金陵，圍攻臺城，後主臨危，失了主意，只得拉了張麗華躲入胭脂井中。後來終於被隋軍用鈎子拉了出來，張麗華被隋軍綁赴市曹，斬於青溪的中橋，這中橋便是現在南京的四象橋。至於臺城和胭脂井的古跡，到現在還保存在南京呢。

#### 四 拈鬮擇婿

元朝時候，浙江金華地方，有個紳士叫詹華峯，膝下所生一女，名喚嫻嫻，因爲生得容貌秀麗，而且知書達禮，華峯非常疼愛，輕易不肯許配，一心想選一個登科第的少年兒郎，好讓女兒做現成的夫人。

華峯平時家教極嚴，內外男婦，最有分別，所以嫻嫻雖然已是雙十年華，却從來未與少年男子見過面。華峯怕她閨中寂寞，就叫家人所生的女兒，選取面目清秀資質可教的十幾人，叫女兒課讀，嫻嫻於是權充了一個女先生。這件事嫻嫻倒也頗有興趣，對這些女孩子，

督教頗嚴。

詹家花園裏有一座樓房，四面綠槐濃蔭，不漏日光，下臨荷池，清香撲鼻，這地方避暑最爲相宜。嫻嫻稟明父親，說是盛夏已臨，閨房中暑氣熏蒸，要搬到花園裏的樓上居住，課徒也較寬暢，借此可以避暑，華峯當然答應了她的要求。

有一日，暑熱正盛，嫻嫻教讀之餘，有些疲倦，就在樓上午睡。這些家人的女兒，年幼好弄，最是頑皮不過的，看得嫻嫻已經午睡了，就大家高興起來，有人便發起到池內去採荷花，又怕弄濕衣服，便有人出主意說：『橫豎沒有男人，怕甚麼赤身露體？何不脫了衣服，大家跳下水去，既可採了荷花，帶便洗個澡，省得身子煩熱，豈不大妙？』這些女伴，都是貪涼畏熱，巴不得脫去一刻，好受一刻風涼，大家一致贊同。又怕此先彼後，惹得後脫衣的取笑，約着同時脫衣，於是一聲令下，大家脫去衣服，爭先恐後，躍入水中。有的潑水嬉笑，有的沒水摸魚，有的摩胸摸股，有的扭打嬉謔，鬧成一團，笑聲不絕。

嫻嫻這時正是睡興方濃，不料給她們的吵鬧聲驚醒了，一看這副光景，心中大怒，呵叱她們快快上岸穿衣，叫到房中，一齊跪倒，先加訓斥，又加杖責。後來華峯聞知此事，也認爲女兒教誨有方，管束嚴緊。

過了幾天，又有人遣媒議親，那人姓瞿名吉人，生得很是俊俏，真是風流才子。媒婆把求婚之事告訴華峯，華峯只說且待秋闈放榜之後，再看機緣，這分明是以吉人身爲白衣，未

得功名，不肯聯姻締好之意。吉人得到媒婆回信以後，知道暫時無望，只有等秋闈得中，再行求婚。不過又怕嫻嫻別有意圖，又央媒婆去見嫻嫻，把自己的衷曲傾吐一下。

那媒婆去見了嫻嫻以後，便把吉人的人品才學，容貌舉止詳細說明，並說他自恃高才，今科是必中無疑，叫小姐安心等候。嫻嫻只說婚姻大事必須父親作主，既然瞿生有此美意，應於得中後，再來央求父親。

那媒婆却故作神奇地對嫻嫻說道：「小姐！你不知道，你和他的姻緣，前生就已訂定，他有神眼，你的一舉一動，他都看得見。他的容貌，你雖不曾見過，你的容貌，他却記得分明。也許你們兩個前生前世，原是一對夫妻，故此不會會面，就預先曉得了。」

「我做的事，他既然知道，何不說出幾件來？」嫻嫻聽得十分驚奇，心裏又疑心媒婆在欺騙她。

那媒婆說道：「只要說一件，就夠你吃驚了！某月某日，花園中有許多女伴，都脫光了衣服，下池採蓮，被你走出來，每人打了幾板，這事可是真的嗎？」

「啊！原來這事，這一定是我家內之人，口風不緊，把這些事，傳揚了出去，所以他得知，這算得什麼神眼？更談不上什麼夙緣了。」

「你慢慢地聽我說呀！那些女伴洗澡，他都親眼看見，說道十幾個之中，有幾個生得白嫩的，有幾個生得黑糙的，還說有一個披髮的女子，面貌肌膚，都生得好，只可惜背脊上面

有個碗大的瘡疤，這些話是真是假？

嫻嫻聽了這幾句話，就不覺目瞪口呆，心想：「我家門禁最嚴，決無男人敢混入偷窺，何以他所說的，竟和事實一般無二？況且這些丫鬟都已被看得真真切切了，他既稱和我有夙緣，我的混身各處，難道還他看不見嗎？」想到這裏，竟十分相信，以為和他的婚姻前生注定，自己的身子，只有死心塌地嫁給他了。於是一心一意，在家等候，等他登科之後，回來迎娶。

那媒婆把見嫻嫻的話回覆了吉人以後，吉人聽了十分歡喜，心想這件婚事，已是十拿九穩，萬無一失了。一面却埋頭攻讀，希望在今秋闈試，一舉而中，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等到發榜出來，竟是榜上有名，於是喜上加喜；一喜自己的功名成就，再喜便是嫻嫻的親事可以成功，正所謂是雙喜臨門了。

吉人回鄉以後，再央媒婆到詹家去求親。誰知華峯聽了媒婆的話，就皺起眉頭說：「學生要早來數天求婚，倒還容易解決，不想本科一榜上，同鄉得中而未娶的，連學生在內，共有三人，而恰巧另外兩個，在羅生之前也來求婚，因此不能決定。」媒婆見不得要領，便把華峯的話，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吉人。

吉人心想既有三個新貴競爭，自己又是個貧士，那華峯為人素極勢利，知道婚姻前途，吉凶未卜，未免心裏暗暗着急，好在暗中可以籠絡嫻嫻，便寫了一封信，託媒婆設法送給嫻



揭開一看却並非神仙而是凡人

嫻。原來嫻嫻前日偶然做了一首詩，寫好以後便把這詩箋撕掉了，不想吉人的信中，却把嫻嫻所撕毀的一首詩寫了出來。嫻嫻看了，真是驚異得跳起來，當他神仙看待。媒婆又從旁花言巧語，說吉人的魂靈天天不離她的左右，她的心事，她的一舉一動，都看在他的眼裏，又說：「你與他的婚事，是神仙姻緣，是不可違拗，否則便觸動神怒，不得善果。」

嫻嫻聽了，更是深信不疑，不過聽他父親說，有三個少年前來求婚，一時不能決定。父親便來對她說，這事只好拈鬮決定，嫻嫻心想這事早經天定，放着神仙不嫁，還嫁誰來？何必還要多此一舉，然而自己却又說不出口，心想：「拈鬮也好，他是神仙，我的一舉一動，他都知道，難道在拈鬮來決定新郎，他還不使些小法術，顯些神通，一拈便得嗎？」因此，



她心裏却也並不着急。

到了那一天，華峯把三個名字寫了紙圖，放在瓶內，叫嫻嫻來拈。嫻嫻是有恃無恐，便拈了一個，揭開一看，卻並非神仙，而是個凡人。這一驚，卻使嫻嫻驚嚇得非同小可，心想神仙無靈，竟誤了終身大事。

華峯便命嫻嫻拜謝神圖，決定姻緣。嫻嫻見事到緊要關頭，只得隨機應變編了一段話，跪下對父親說道：『孩兒昨夜夢見母親，說三個貴人，只有瞿姓，方能中選，不想如今拈出來的，卻是別姓，使孩兒不敢決定！』

『真是胡說，你母親既然有靈，爲甚麼不託夢於我，倒對你講起來？』華峯對於女兒的話，並不相信。

『信與不信，但憑爹爹，但是孩兒是以母命爲重，除了姓瞿的，斷然不嫁。』華峯聽了大怒說：『照此說來，在生的父命，倒不依從，焉知不是另有私情，故意造作此說？既然如此，你母可速來託夢於我，倘若三夜無夢，顯係捏造，不但不許瞿家，還要查訪根由，究你不端之罪！』說着，竟頭也不回地走了。

嫻嫻受了父親的辱罵，委屈異常，哭了一場，就寫了一封密札，叫媒婆送與吉人。吉人叫媒婆告訴嫻嫻，且請放心，拈圖別姓，是試試小姐改節不改節，是神仙小試其技，叫小姐不必焦急，三日內就有好音。過了兩天，果然吉人又送來一信，嫻嫻看了，不覺破涕爲笑。

等到三日以後，華峯把她叫去，說她母親三夜未曾託夢，可見嫋嫋所說，全是誑語。嫋嫋答道：「爹爹請息怒！昨晚母親又託夢給我了，母親對孩兒說，爹爹與姬妾同牀，她不屑走來親近，只是跟孩兒說，爹爹既然不信，我有個憑據。」

「你有什麼憑據？且說說看！」

「母親說，爹爹每夜入睡之前，先向母親禱告託夢，前天晚上非但口中禱告，並且在白

天還先寫了一道禱文燒去，可有這事？」嫋嫋不慌不忙地說。  
華峯只好說是的，心想：「這禱文是我一人寫着燒的，她何以知道呢？」嫋嫋又說：「母親說，要問親事，不必再託夢，禱文上寫的，我且唸給你聽，便是個憑證，你爹爹若還不信，你便把禱文唸出，可見我前次託夢說要嫁姓瞿的話，便不是假的了。」

華峯聽了，大為驚奇，便叫嫋嫋把禱文唸出，果然一字不差。華峯心想鬼神之事，並不是荒唐，百世姻緣，果由前定，於是便把嫋嫋許於吉人，擇吉成親。嫋嫋初見新郎，遠道他是神仙，不敢十分狎暱。後來見他翻雲覆雨，簡直和凡人一樣，就把以前之事，詳細查問。

吉人以婚事已定，也就不再隱瞞，原來他在舊貨攤買了一具望遠鏡，有一天暑熱無聊，便帶着望遠鏡登塔遠眺，無意間窺見了荷池裸浴，又見了小姐的芳容，於是假託神眼，前去求婚。後來抄錄嫋嫋的詩篇和華峯的禱文，都是借着望遠鏡的神力而看來，嫋嫋託言夢中母親告知禱文，便是吉人抄了禱文後告知嫋嫋的。至於拈鬮之事，望遠鏡是無能為力，吉人

只好可望而不可即，憑你神眼，也是沒有辦法。嫺嫺聽說，非常高興，於是常常兩人取了望遠鏡一同登高遠眺風景。

## 五 風流天子

清代乾隆朝時，兵戰不生，國內無事。乾隆帝在皇宮裏覺得有些發膩了，他久慕江南的山明水秀，趁此時機，他就有南巡江南之舉。

御舟從京師出發，一路浩浩蕩蕩，帆檣如雲，一條運河中，都是黃龍旗幟，煞是熱鬧。御舟裏是笙簫達旦，歌舞不休，這種情形，真可說猶歎盛哉，曠古未有。

乾隆出巡，本是以尋歡作樂爲目的，一路探風問俗，選色徵歌。當御舟駛入山東境界的時候，忽然想起管仲設置女閭三百人的故事，所謂女閭，就是現在的妓女，這是香豔絕倫的傳說。他就召集羣臣，欲問女閭的遺跡，可是羣臣都不知所對。乾隆快快不樂，吩咐退朝。

乾隆等羣臣退朝後，因爲三百女閭的事，問不出端倪，只是一人獨坐，悶悶不樂。這時一個小太監在旁邊伺候，知道皇上心裏所以不高興的原因，便跪下來對乾隆說：「啓奏萬歲，濟南是天下的繁華所在，女閭的遺跡，就在當地，皇上倘若委奴才爲探訪專使，奴才一定能夠取得考驗品，供皇上考驗。這考驗品恐怕比當年管仲的女閭還要勝百倍，皇上一定樂

此不倦，比之訪碑撫古，遊山玩水，興趣要濃厚得萬倍哩！」

乾隆聽了小太監的話，大爲高興，於是便委小太監爲採訪使，廣覓女閨的遺跡。小太監退下以後，便儘力去搜羅，以博皇上歡心。

第二天，正是細雨輕煙，波紋如織，乾隆坐在船頭，眺望兩岸景色。小太監便走上一步跪下啓奏道：「這遠處人煙稠密之處，便是如今女閨所在。」

「啊！這裏的景色太幽美了！朕今日很暇豫，倒想採風問俗，以冀接近民衆。昨天你所說的考驗品，莫非就在此地吧？」乾隆聽了小太監的話，很是歡喜，又見到人煙稠密之處，香雲靄靄，絳燈閃閃，極盡旖旎風流之致。便對小太監道：「你莫非已在這裏物色到人才了？」

小太監說：「已經選了一些殊色，惟恐不能當皇上的意！」

「那末，叫她們伺候着吧！」乾隆說了以後，一人獨坐拈鬚微笑，只等黃昏來臨，他好享受人間的至樂，重溫管仲女閨的舊夢。

入晚以後，御舟上燈火齊明。這時只聽見陸上車聲轆轤，一輛輛的小油幕車，由寶馬駕着，直奔御舟而來。車中所載的都是粉白黛綠，二八佳麗，容貌個個秀媚，體態個個輕盈，或者持箏，或者挾瑟，或者抱琵琶，或者攜簫管，真是翩翩綽約，燕瘦環肥，宛如一片片彩雲，因風吹墮，落入御舟了。

這些美女登舟之後，排列次序，由小太監引到乾隆面前，一一唱名，共計有四五十人，都跪在座下候旨。乾隆於是吩咐都坐在地下鋪設的錦褥上，循環奏技。

起先，這些美女調弄絲弦，合奏新曲，乾隆坐在上面，眼看着這些滴粉搓酥的嬌娥，耳聽着賞心悅耳的妙奏，早已樂不可支。說道：『這樣的仙曲，恐怕天上的霓裳羽衣曲，也不過如此吧！』說着，又哈哈大笑起來，拿起御案上的酒杯乾了一杯。

新曲奏了數支，又列隊起舞，輕裾長袖，華綵若英，隨着音樂，進退飛舞，真是翩若驚鴻，宛若游龍，五光十色，美不勝收。

歌舞完畢，時間也已夜深了，乾隆於是命內監把金帛賞給歌舞的美女，她們個個又跪在地下謝恩。這時乾隆因為酒已喝得多了，已有些醉意，於是微笑對小太監說：『這些美女都是國色天香，真是人間少有，朕想留幾個伴夜，明天再讓她們回去。』

小太監跪下奏道：『啓奏萬歲，她們都是這裏的夜度娘，豈有不可伴夜之理，況且她們本來都是庸脂俗粉，一旦叨得天家雨露，還不是三生有幸。但聽皇上的指揮，還得看她們的福份呢！』

於是乾隆便在四五十個美女中，選取面貌美秀，體態豐腴的六人，留着陪宿，其餘都遣散歸去。

乾隆遊江南的故事，流傳民間很廣，其實乾隆借着南巡的名義，姿意淫樂，和隋煬帝的

行徑如出一轍，竟份發現封建君主的荒淫無道。

## 六 癡情兒女

清朝時候，江蘇元和縣有一位張元禮，素有美男子的稱號，他生得風姿秀朗，身長玉立，家中環境，也很富有，所以衣着華麗，剪裁入時。每逢元禮外出，時常引起街上人士的注目，偶有小家碧玉倚門而立，見到元禮俊美的風度，無有不爲之心搖神移的。

有一天，元禮走過烏鵲橋畔，這時已近黃昏，夕陽西墜，碧雲滿天，景色非常優美。元禮注視天上景致，不覺誤走入一條深巷之中，而這條深巷，本是一條彎曲的小道，元禮走入巷中之後，轉彎抹角，竟一時不能退出，而天色漸漸昏黑，心中不勝焦急。就看準巷內一家矮門內，有燈光射出，當時元禮即不顧冒昧，上前敲門問訊。經過敲擊之後，略待片刻，裏面果然有燈光移向門來，「啣呀」一聲，立在元禮面前的，竟是一位二九年華如花似玉般的淡粧佳人。元禮看見這般美麗的少女，竟爲之神往，木然良久，還是那少女看到元禮呆頭呆腦的樣子，忍不住露齒一笑。元禮方才醒覺，不禁露出慚愧的面色來，匆匆地問訊了出巷的途徑。那少女就輕移蓮步，立到門邊來指點元禮，元禮在少女走近時，祇聞得一陣雅淡的香氣，如蘭似麝，真是美妙極點，怎奈不便久留，不得不施禮告辭而去。

當晚元禮回到家中，一味迴想着傍晚時在深巷中的奇遇，神魂顛倒，如醉如癡，口中喃喃自語，不知所云。嚇得元禮的老父老母，還以為兒子在外面受了什麼風邪，趕快延醫前來診治。等到當地的著名世醫張壽丞前來診治時，元禮已發着高熱，昏迷不省人事。元禮的老母，更是驚嚇得老淚直流，祇是朝着張醫生求着救她兒子一命。但這位醫生，卻一時摸不清元禮是什麼脈象，祇得開了一味退熱定神的方劑，告辭而出。

三天之後，元禮的病狀，雖然經過幾位醫生會同療治，但是一點沒有起色，迷迷糊糊地嘴裏祇是說着聽不清的話，一忽兒說着：「請問姑娘這條巷怎樣走出去？」一忽兒又說着：「多謝姑娘指點！」弄得張家上下人等，大家莫名其妙。一方面看醫生們沒有多大能耐，祇得請着幾位有名的道士，到家裏來大做其法事，鬧得烏烟瘴氣，可是元禮的病勢還是如故，絲毫不見一點起色。

那深巷裏的絕色美女，原來是館師沈席珍的嬌女秀英，那天秀英在遇見元禮的那一刻，正是才罷繡針，整理女紅，湊巧元禮敲門問訊，秀英出來應接，當時芳心怦然，看到元禮這種俊美懇切的樣兒，亦為之一見生情。等到席珍晚上回家，秀英服侍了爸爸的晚飯，自己竟連一口飯都沒有吃，祇說胸口氣悶，連忙擰被安睡。席珍也弄得莫名其妙，祇以為女兒小受風寒，料想明天一早就會好的。可是到了明天，秀英卻仍是灑灑乏神，已是病倒在床，到晚上竟發起高熱來。

席珍看到女兒有病，當然十分着急，好在張壽丞醫生本是他的老友，當即專足邀請來家診治。待張醫生診定了秀英的脈象，不禁心中覺得無限的奇怪，這脈象正和張家大官人元禮的脈象一樣啊！而且元禮在病中所說的話，正和沈家的情形相仿——門前是一條彎曲的深巷，而秀英又生得如此美麗出衆，一切正吻合元禮病中的囁語。靈機一動，猜想着要不就是爲了一點相思，害得這一對少年男女這樣神魂顛倒？

好心的張壽丞醫生，費了好幾天的探訪，方始曉得了元禮在得病的當天，曾經邂逅了秀英一面，究根推源，就擅自作了一個現成的媒人，向元禮的老父告訴他事實的經過，再和秀英的爸爸說明了如此這般，不如使有情人成了眷屬。兩方面的家長，都滿口答允，元禮和秀英，在病中聽聞到能夠如願以償，也就不藥而愈。後來擇吉完姻，一對璧人，真是宛如神仙中人，使許多觀禮的親友，無不羨煞讚煞。

## 七 簫笛因緣

揚州風月，素稱甲於天下，而且山明水秀，風景宜人，古人詩中所說：「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便是指揚州而言。揚州風景秀美，瘦西湖平山堂一帶，垂楊似簾，波平如鏡，月白風清之夜，只聽笙簫管絃齊聲吹奏，真是清幽絕倫，比之別處的鑼鼓喧天，



實有天壤之別。

揚州的深閨處女，樓頭少婦，也多愛好音樂，對這良辰美景，常常擷笛品簫，調絃理絲，非特怡情悅性，抑且舒發幽情。在清朝道光年間，因為簫笛的傳情，却結成一樁美滿良緣，一時傳爲佳話。

揚州有家姓韓的紳士，十分富有，家中崇樓深院，極爲富麗。他膝下只有一個女兒，年方二八妙齡，深閨寂寞，愛好絲竹，每當三五月明之夜，常常當窗對月，品簫遣興，聲調悠揚，非常動聽，真所謂如泣如訴，如怨如慕。日子既久，附近便有笛韻相和，當韓女吹動洞簫後，就有一聲玉笛，隨着簫聲吹動，聲調清越，宛如裂帛。韓女聽了這笛聲，初則難免害羞，只得把簫聲戛然而止，而笛聲於是也告沉寂。怎奈這枝玉笛却吹得實在美妙，當笛聲沉寂之後，却又不期然地思慕起來，每每故意先吹起洞簫，心想一聽玉笛的雅奏，果然在簫聲起後不久，這笛聲也附和起來了。這樣屢試不爽，日久便成了習慣，一到黃昏日暮，這簫笛的合韻，便在月白風清的良夜吹奏起來了。

那個韓女生得非常多情，聽着這悠揚的笛韻，心想一定是位美貌才郎。二十四橋，冰輪皎潔，英俊少年，長笛寄意，該是多麼富有詩情畫意，可惜不能一看他的風采如何，實在令人惹起無限相思。

韓女知書識字，而且又熟讀才子佳人的傳奇小說，一人居在深閨裏，到了花朝月夕，難

免發動春情，更何況又夾着簫笛傳情的佳話。因此她想：『能吹得這樣一手好笛的一定是位才子，才子一定多情，多情的才子常常以笛韻附和着樓頭的簫聲，一定不會無動於衷。既然如此，怎不設法來一會，可以暢敘幽情，至少也可讓我一觀風采，以慰相思。』可是她雖是這樣想，却始終不見什麼消息，叫丫鬟出去打聽，因為附近沒有宅第，所以也問不出端倪。只好每晚在品簫之餘，倚窗眺望，正是：『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可是韓女每日的盼望，結果都落了空。日復一日，幽恨纏綿，竟生起相思病來了。

韓紳夫妻一見嬌女患病，心裏着急得不得了，於是馬上延醫診治，醫生診脈後，認為她脈搏滯塞，當係胸中抑鬱所致，於是就開疏通發散之劑。不料服藥後，病勢非但不見減輕，反而更見沉重，終日不言不語，雙目滯鈍，若有所思。醫生於是就私下問伺候韓女的丫鬟道：『你家小姐向來有什麼嗜好？』

『小姐也沒有什麼嗜好，讀書刺繡之餘，不過常常喜歡吹吹簫。』丫鬟回答了醫生。醫生便低頭沉思，像在思索病因。丫鬟見醫生這種情景，猜想小姐的病也許和吹簫有點關係，於是就把小姐吹簫後，牆外有笛聲相和，小姐聽了笛聲以後，怎樣沉思長嘆，怎樣叫她外出私訪吹笛人的情形，一五一十告訴了醫生。

『那末，你去訪的吹笛人到底是誰呢？』醫生聽了丫鬟的訴說，面上頓現喜色，再追問下去。

『沒有找到，以後小姐便終日長吁短嘆，就病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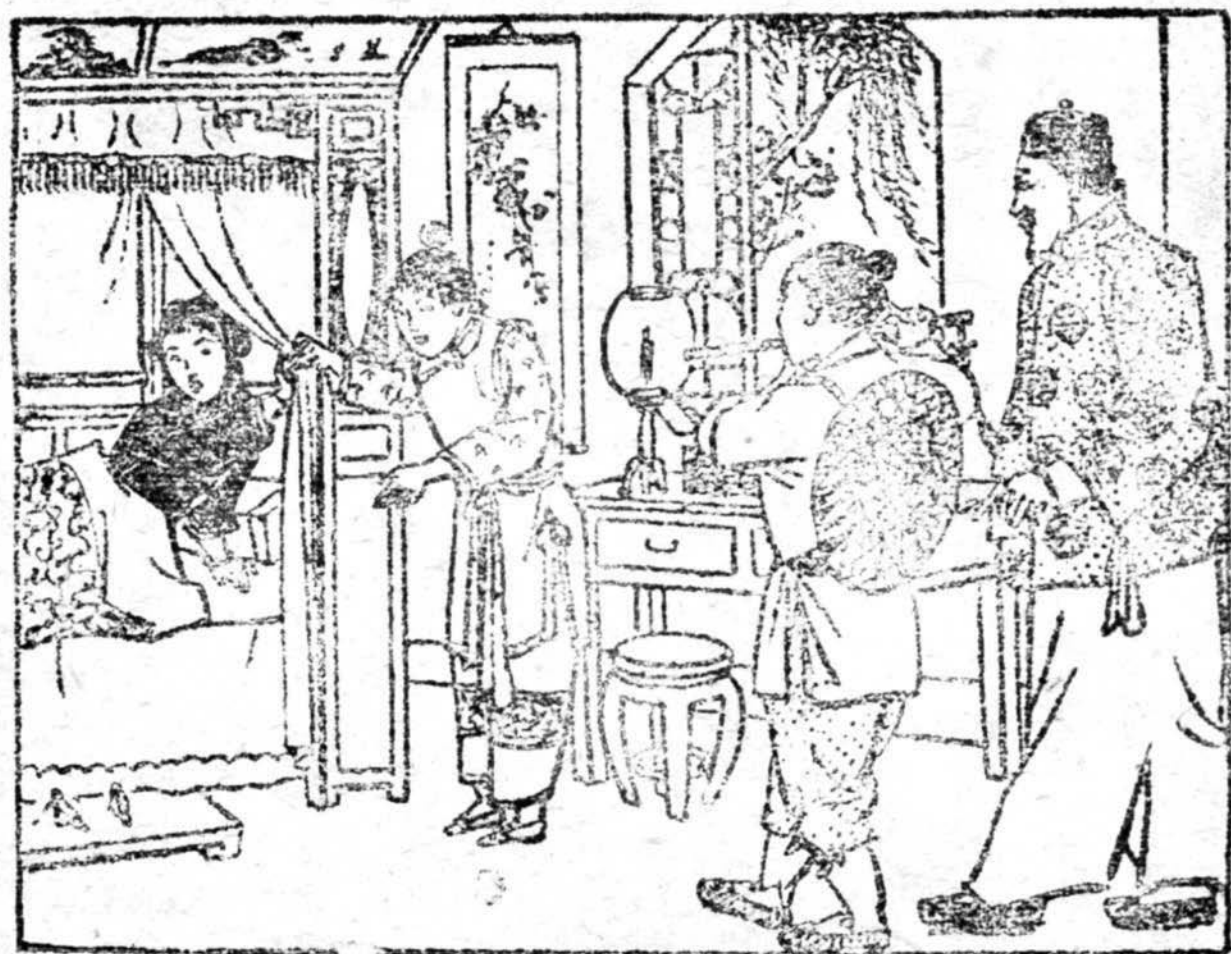
『後來有沒有聽見笛聲呢？』

『沒有，這笛聲總是在小姐吹起洞簫後才和起來的，從來沒有先吹起或者單獨吹過。』  
丫鬟繼續着說。

醫生知道韓女的病十分蹊蹺，一定和吹笛人有些關係，於是就通知韓紳趕緊尋訪吹笛的人，可是尋了幾天，毫無消息，就是附近居戶，也沒有少年子弟。醫生見沒有眉目，便心生一計，等到黃昏月上，就叫一個善吹簫的到韓女閨房中倚窗吹起簫來，果然隔不多久，笛聲又和起來了。於是一面通知那吹簫的人不斷地吹，一面多派僕人四出循聲找人。沒有多少時候，外面報道：『吹笛人已經找到了。』

大家急忙去看，僕人帶進來的却原來是一個赤脚短衣的牧童，手裏還拿着一枝短笛，因為被人拉了進來，不知爲了何事，面露驚慌之色。大家看了這個情形，不覺失笑，然而又猜不透韓小姐怎麼會對這個牧童鍾情，而害起相思病來呢！

醫生於是就盤問他怎樣簫笛和吹的經過。那個牧童便囁嚅地說道：『我也不知道這簫是誰吹的，每天我外出牧牛，常常吹笛消遣，黃昏時候，我常常陪母親在門前閑談，聽到簫聲，覺得有趣，於是便取出短笛，和着吹起來，後來就聽不見簫聲了，我也懶得再吹。』  
醫生聽了這話，大笑不止，心想真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韓小姐這樣多情，而這牧童



原來是個牧童並非俊秀才郎

並非有意。於是便對韓紳說：『要小姐病愈，必須讓她知道吹笛的並非美貌才子，却是一個無知牧童，使她死了這個心，這病就會霍然而愈了。』

於是，韓紳就先命那牧童在庭院內吹起笛來，小姐聞聲，面上頓露喜色，竟披衣起來，要丫鬟取簫來和吹，不料這笛聲却愈吹愈近，竟由庭院吹進閨房來了。小姐聞聲，撩起帳子來偷窺，看看吹笛的究竟是誰？一看之後，原來是一個牧童，並不是什麼俊秀才郎。韓紳以為自己女兒看到這面目猥瑣的牧童，一定會恍然大悟，病也可以霍然而愈。韓小姐在乍視之下，也出於意外，以為是什麼人假冒，及至聽聽笛聲，却是每夜和着簫聲吹的，非常熟悉，並無錯誤。一縷深情，早就寄託在這笛聲上，也顧不得牧童的出身如何，相貌如何，執意要

嫁給牧童爲妻。那牧童本來並無私情，不想誤和簫聲，却得了這樣一個嬌妻，真是大喜欲狂。韓紳見了這情形，也不便再固執，只得順從女兒的意思，招牧童爲婿。

成婚之後，夫妻愛情彌篤，常常在閨房之內，簫笛相和，吹奏遺興，附近居民聞聲，無不羨慕那牧童豔福不淺。

## 八 淑女私奔

元朝時候，有個叫魏鵬的，他的父親在浙江做官，生了魏鵬後，病死任所，他的母親便扶柩同他還返湖北襄陽故鄉。魏鵬從小便非常聰明，七歲便能做文章，而且生得眉清目秀，英俊非凡，鄉里間都喚他爲神童。

可是長大之後，卻屢試不中，因此常常在家中長吁短嘆，悶悶不樂。他的母親蕭夫人恐他悒鬱成病，便對他說：「錢塘山水奇勝，你父親很多故舊都在那裏，其中不乏名師夙儒，不妨到那裏去走走，既可以開暢胸襟，又可以討教學問。還有那邊賈府有位莫夫人，你也應該去拜訪一下。」

蕭夫人說着，便備了一封信，叫魏鵬面呈莫夫人。魏鵬於是欣然就道，往錢塘而去。不過他疑心他母親信中不知是說些什麼話，行至中途，便偷偷地把書信先拆開看了，原來她母

親懷着魏鵬的孕時，曾與莫夫人指腹爲婚，信中便是對她女兒議婚的話。魏鵬看了，更是喜不自勝，一路不停，到了錢塘。

魏鵬到了錢塘後，便寄宿於旅店，先訪問父親故舊，結果多已離去，一個都未曾找到。於是一面遊覽湖山景色，一面便探聽賈氏的住址。後來知道莫夫人孀居在家，所生一子一女，女名娉娉，生得非常美麗，而且填詞度曲，織錦綉圖，無一不精，莫夫人愛之如掌上明珠。魏鵬知道這位小姐便是自己指腹議婚的人，心裏更是驚喜欲狂，於是便遣人先將他母親的信送到賈府。莫夫人知道魏鵬來到錢塘之後，頗感驚奇，便派人去請魏鵬來家。魏鵬整肅衣冠，登堂拜見，莫夫人於是設宴款待魏鵬，詳詢蕭夫人的情形，並述當年舊事，但是始終不提指腹爲婚的話。

酒過三巡，莫夫人命兒女出見，魏鵬窺見小姐生得宛如天仙，不覺色動心馳。酒罷之後，魏鵬便起身告辭。莫夫人說：「我們原是世交，我與令堂親如姊妹，不料二父亡故，兩家闊別，魚沉雁杳，音信不通，現在好容易接到令堂的書信，又見到魏郎生得這樣英俊，真是堪慰老懷，魏郎可以不必再回旅邸，就在寒舍住下，借此可以多敘敘。」

魏鵬起先再三謙辭，可是禁不住莫夫人的苦留，於是便在前堂東廂房住下。魏鵬既得安居，又想可以藉此和娉娉接近，心裏真是又驚又喜。

魏鵬一住數天，並不見莫夫人提起定婚之事，反令娉娉與魏鵬認爲兄妹，心裏不禁疑惑

莫夫人會有什麼作用。可是他自見了娉娉以後，十分愛慕，竟至神魂不定，而娉娉對他也是溫柔體貼，脈脈含情，似乎也十分有意。可是莫夫人治家嚴肅，男女界限分得非常清楚，除了在莫夫人的面前，魏鵬始終不能和娉娉單獨相見，一腔心事，竟不能向美人吐露，因此，使魏鵬終日長嘆，抑鬱寡歡。

娉娉有個使女，名叫春鴻，常被莫夫人差遣到魏鵬房中遞水送茶，魏鵬便託春鴻，與娉娉暗通款曲，常常做了詩詞叫春鴻送去，娉娉竟然也和了韻倩春鴻送來，從此濃情密意，難捨難分，暗地裏互訂了婚嫁，立下海誓山盟。

魏鵬後來打聽莫夫人之所以不提指腹爲婚之事，實在嫌他家中太窮，實有悔婚之意，所以令他們認爲兄妹，暗示此意，好叫魏鵬絕了癡念。娉娉測知母親之意，心中也鬱鬱不樂，心想天不與人行方便，自己又不便啓齒，只有暗暗掉淚。

魏鵬在莫夫人處一住數月，雖然承娉娉以身相許，可是要與她結百年之好，還得莫夫人的同意，看她固執成見，一時難望回心轉意，自己離家遠行，已經數月，母親已有信來，幾次催促他歸去，實在也不便久留，倘若就此別去，婚姻未曾定局，難免夜長夢多，等到有錢有勢的人前來求婚，莫夫人一定就會應允，到那時娉娉雖然有心拒婚，恐怕也孤掌難鳴，倒不如現在與娉娉作一定局，也好一勞永逸。

魏鵬籌思良久，便作了一首詩，詩中暗示約娉娉會晤之意，再託春鴻送去。第二天便得

媽媽的覆信，信中便有應允之意，並且約他當天晚上到她閨房裏去。魏鵬得了回信，欣喜欲狂，心裏恨不得早些天黑，好去和媽媽會面。

直至夜深人靜，月上花梢，魏鵬依約潛赴媽媽閨房，歡談多時，便同入羅帳，共諧魚水之歡。夜闌興盡，媽媽於是對魏鵬說：「我的心身都已交給你了，希望你勿中途相棄！」說着便哭泣起來。

「媽媽！我是決不會辜負你的，你放心好了，不過合堂有悔婚之意，前途一定很多障礙。」魏鵬一面對媽媽善為撫慰，一面想起莫夫人的態度，心裏不禁愁恨交集，低頭沉思，半晌說不出話來。媽媽見他這樣情形，更是憂慮萬分，愁眉不展。

「鵬哥！你應當想點辦法出來，我已許身於你，當然始終如一，萬一中途有變，我是矢志無他，倘若相逼，惟死而已！」說着，又哭了起來。

兩人商量一陣，便決定一同私奔，因為春鴻是知道他們的隱情的，而且還替他們送東遞信，於是也決定帶她一同走。大家商量好了，於是魏鵬暗暗溜出，第二天便向莫夫人告辭，說思念母親，急須回家，莫夫人也不加挽留，只是厚加餽贈。

媽媽和春鴻暗暗地收拾細軟，準備得到魏鵬的信息，便一同上路，去作比翼的鴛鴦。魏鵬辭別莫夫人後，便啓程登舟，臨行之時，暗地送一封信給媽媽，約着她在城外的錢塘江口等她。晚上月上的時候，媽媽便和春鴻雙雙逃出府中，僱了乘轎子直奔錢塘江畔，與魏鵬會



面，解纜開船，一帆風順，沿江而行。回到家，便結爲夫婦。後來莫夫人知道這件事，雖然憤恨，但家醜不可外揚，也只好將錯就錯，聽其自然了。

## 九 眉樓韻事

明朝末年，國勢日衰，福王偏安江南，在金陵另設朝廷，可是國勢雖然如此危急，而朝野上下，還縱情聲色，不自振作，弄得後來兵臨城下，亡於清朝。

且說金陵有條秦淮河，沿河兩旁，都是娼家所居，所謂六朝金粉，聲色甲天下，流風餘韻，始終勿衰。直到明末，因爲大家喜歡徵歌選色，所以樂戶更見增多，而銷魂蝕骨的豔事，也更爲流傳。

當時秦淮有個名妓叫顧媚的，生得莊妍靚雅，風度超羣，真是面如桃花，腰若楊柳，髮似烏雲，眼賽流星。

她不但容貌生長得好看，而且學問頗好，能做詩，能作文，又能畫，她畫的蘭花，當時非常有名，下款題「橫波」兩字，後來她嫁人之後，大家便呼她爲橫波夫人。

顧媚所居的妓院，也是與衆不同，她特建了一座樓房，因爲她又名眉，所以題爲「眉樓」。在這眉樓上，佈置得非常精緻，綉戶珠簾，錦榻綺墊，而且所陳列的都是古玩書畫，

琴瑟樂器，牙籤玉軸，堆列几案，非常古雅而整齊，與其他妓院的俚俗污濁，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所以那時的狎客，常常笑着對她說：「橫波！我看你這座樓，並非眉樓，簡直是座迷樓，否則，爲什麼我們這班人，終日留戀，不忍離去呢？」

這時金陵豪華，冠絕一時，秦淮河畔，文酒之會，無日無之，這些與會的都是王孫富吏，騷人雅士，而每次宴會，要是不設在眉樓，便覺得不歡；座中要是沒有顧媚，便覺得遜色。因此，眉樓琴歌，通宵達旦，秦淮風月，盡萃於此了。

眉樓不但佈置精雅，就是她家的廚房也是高人一等，當時盛稱「顧廚」，爲金陵首屈一指，這也可知她家豪華的一斑了。

顧媚後來歸合肥龔芝麓，做了他的姬妾，龔在明朝官至尙書，雄豪蓋代，揮金如土，得顧媚後，寵愛有加，爲人更是豪放不羈，風流倜儻。不過他雖然娶得秦淮名妓，而晚節不終，屈膝降清，做了貳臣。

芝麓得了顧媚後，兩人恩愛得了不得，常常兩人暢遊西湖，在這湖風酣暢，月明如洗，繁星盡斂，天水一碧的美麗風景下，兩人飲酒賦詩，此唱彼和，沉湎酒色。在芝麓的詩詞裏，常常譽顧媚爲嫦娥，捧得她真是無以復加，以「媚內」的功夫博美人一笑，真是肉麻當有趣，這種豪放名士，也就十分可恥了。

## 一〇 水影傳情

元朝至正年間，廣東曲江地方，有姓屠和姓管兩個紳士，他們本是連襟，同時招贅在岳家，住在一起。姓屠的官至觀察，跌宕豪華，是個風流才子；姓管的官至提舉，古板執拗，是個道學先生。兩人因為性格不同，志趣相左，所以意見不甚融洽，兩姊妹雖是同胞所生，因為丈夫的性格各別，日久之後，也受了同化，說話常常不甚投機。後來岳父岳母死了，就把這座住宅由兩個女婿繼承。他們同居一宅，每因細故反目，互相辯駁，日復一日，就和冤家仇敵一樣，連面都不願意見了。

屠管兩人，因為要隔離得遠一些，就把這座住宅一分為二，在分界的地方，築起一堵高牆，使彼此不能相見。不過後花園中，有兩座水閣，西面的一座是歸屠觀察的，東面的一座是由管提舉所得。中間有着一個水池，陸地上的界限，都好設立牆垣，獨有這深水中，下不得石脚，通上連下都隔起來，只得在水底下立了石柱，水面上架起石板，上面也砌了一堵牆垣，分了彼此，使兩面的人不能相見，只有石板下的池水，還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屠管兩家流來流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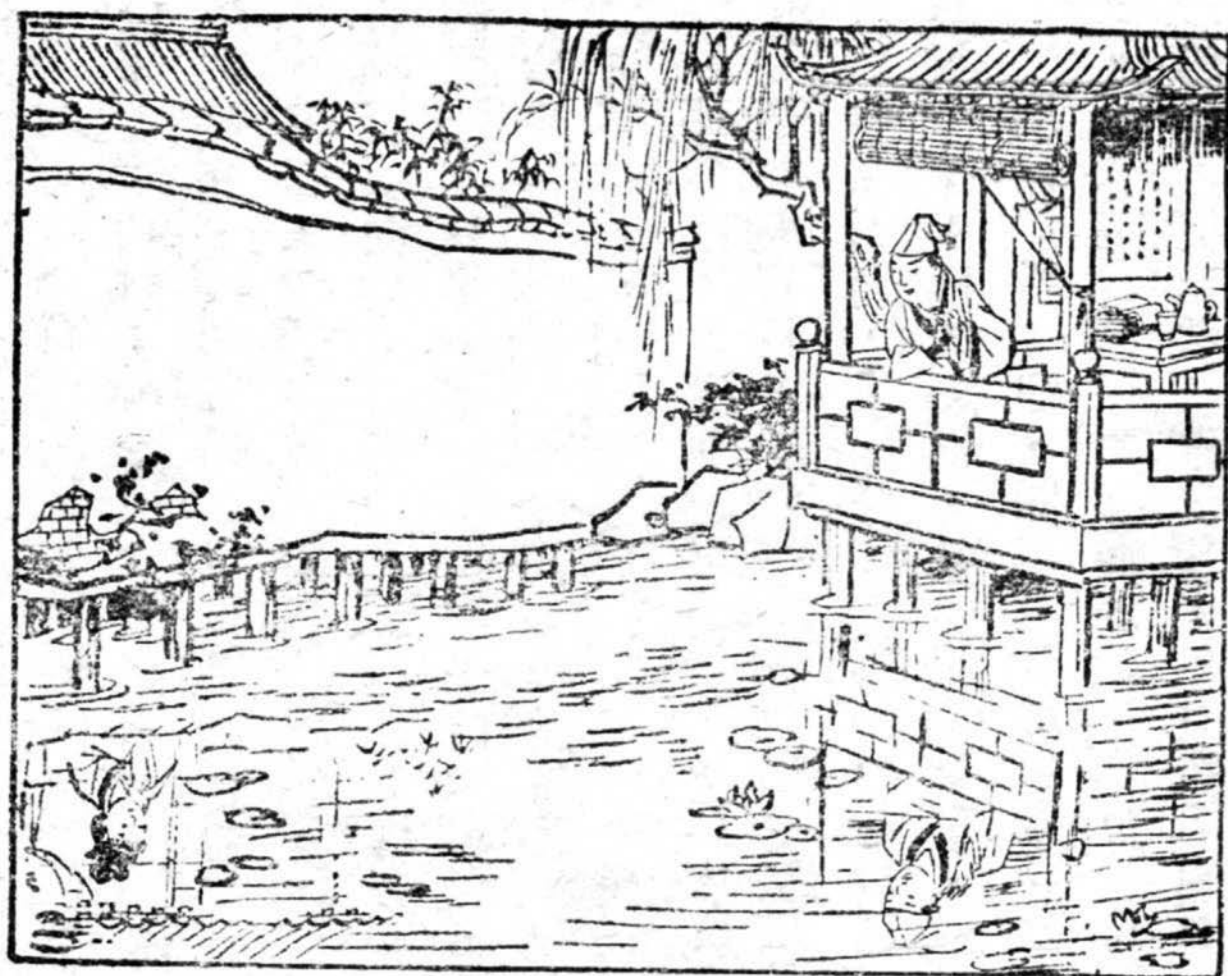
屠觀察生有一子，名喚珍生；管提舉却生一女，名叫玉娟。兩人的年齡相仿，而最奇怪

的，是兩人的面貌，竟和一副印板印下來似的。只因兩位母親原是同胞姊妹，面容骨格，相去不遠，兩個孩子，各肖其母，所以珍生和玉娟長成相像的面貌。

珍生玉娟兩人年幼的時候，大家還不覺得什麼，後來兩家分開了，聽人家說起，心裏才有些疑惑，心想：『難道世上真有面貌相同的人嗎？我倒想見見，到底有什麼分別？』玉娟是個女子，雖有此心，也不敢怎樣。珍生便想到管府去走走，也好順便看看這位表妹的面貌。

可是珍生去到管家以後，姨父姨母還肯接待，等到珍生要求拜謁玉娟時，管提舉却不肯答應，他說：『兩姨之子，姑舅之兒，這種親情，最難分別，兒女私情，大半出於中表。我是主持風教的人，豈可不知辨別？』珍生碰了個釘子，只好悄然歸去，斷了這癡念。玉娟聽到這個消息，知道與這位表兄難得一見，也只好絕了這個妄想。

有一天，也是機緣湊合，這時正是炎夏，這一男一女不約而同地都到水閣上納涼，正是清風徐來，水波不興，把兩座水閣的影子，都清楚地倒映在水中。玉娟忽然對水中一看，不禁驚駭起來，心想何以自己的影子會換了男裝倒映在水中？後來轉念一想，才知道這個影子，就是平日想念的人。同時珍生也在水中見到隔牆的影子，也不覺驚喜欲狂，仔細看了一下，確實與自己的面貌無絲毫差別。便對着水說道：『你就是玉娟妹妹嗎？好一副面容，真和我一樣！』玉娟聽了這話，心裏自然也極歡喜，然而由於家教森嚴，不敢越禮，只好對着



確實與自己面貌無絲毫差別

水影微笑，以謝珍生的盛意。

自從兩人水影相遇之後，便終日在水閣裏盤桓，只恨隔着一堵牆，不能夠見面。日久之後，雙方難免發生情愫，不時彼此作了詩篇，托在荷葉上，再放入水中，任它漂流到對岸的水閣下面，這些詩篇，當然盡是愛慕私忱，相思互戀之作。

後來珍生的所作所為，被他父親屠觀察知道了，倒想替他們成就了這段姻緣。不過轉念管提舉那個迂儒，他未必肯答應，於是託了友人叫路子由的，前去作媒說親，他和屠管兩家都有往來，相處頗好，所以這大媒，只好請他來担任。

子由受人之託，於是去見管提舉提親，不料管提舉却拒人於千里之外，他說：『我們兩家，久絕往來，欲求親上加親，萬不可能！』

子由見他回答得這樣決絕，知道沒有希望，只得把實情告訴了屠觀察，說他堅執不允。

觀察夫婦見事無挽回可能，要替兒子別娶，恰巧子由有個女兒，名叫錦雲，生辰八字與珍生完全相同，大家都認爲天作之合。屠觀察於是瞞了兒子，替他定了錦雲小姐，珍生卻還蒙在鼓裏，一些不知。可是這消息卻傳到玉娟的耳中，只道珍生無情，便賦詩罵他，珍生再盤問父母，才知道事實的真相，心裏悲痛異常，於是大哭大鬧，逼着父母要去退婚。屠觀察心想要去向路家回絕婚事，可是此事並非兒戲，已經定下的，豈可反悔？但是又經不起珍生的哭鬧，只得硬着頭皮去和子由說明原委。子由起先也是不肯退婚，後來從屠觀察口中探得了珍生和管小姐水影傳情，認爲倒是一樁佳話，於是答應他，把退婚之事，從長計議，慢慢給他想法子。

那管提舉自從卻婚以後，知道一雙兒女內中有些蹊蹺，於是就把牆垣之下，池水之中，用瓦礫填滿了，築起一帶長堤，非特雙方倒影不能看見，就是池水也不能流來流去。那玉娟只知珍生別娶，不知珍生悔婚，恨他薄倖，背了前盟，心裏氣憤得了不得，終日唉聲嘆氣，茶飯不思，日久之後，就生起病來了。

那個錦雲小姐，聞得屠家要退婚，她想女子從一而終，豈可悔約別嫁，心裏也抑鬱寡歡，不久也病倒了。那個珍生，一忽兒恨路子由，一忽兒罵姨丈，一忽兒怪玉娟不通音訊，一忽兒又笑錦雲自作多情，在家顛顛倒倒，瘋瘋癲癲，簡直也和生病人一樣了。

子由見了這情形，心裏也着實憂慮，經他一再考慮，才想出一個兩全之計。他對觀察說：『貴運襟性情執拗，無理可喻，只好用移花接木的辦法，成就好事。弟中年無子，多少人勸我立嗣，我如今只說立了一個人，要聘他女兒爲媳，他一定允許，等他許親之後，說小女尙未嫁人，要招令郎爲婿，他就是要斷絕你，也卻不得我的交情。待我選了吉日，只說一面娶親，一面贅婿，把二女一男，並在一處，使他們各暢情懷，豈不是椿萱事？』

屠觀察聽了，連說：『佩服！佩服！』於是大家照計行事，珍生聞訊，自然高興萬分。錦雲小姐聽了這話，也轉憂爲喜，病卽霍然。只是苦了玉娟小姐，心中想着珍生，父親卻把她配於路郎，心中又氣又憤，病勢更見加重。幸而錦雲到管家去見了玉娟，傳告喜訊，於是玉姐也笑逐顏開，歡喜不盡。

等到結婚那天，大家按照步驟，一面抬珍生進門，一面娶玉娟入室，再把女兒請出洞房，一男二女，一同拜起堂來，結爲夫妻。

管提舉後來知道了真情，心裏雖然惱怒，可是生米已經煮成熟飯，再加子由的勸說譬解，也不便再事固執。後來兩家和好如初，連這堵牆垣也拆掉，兩家合成一家了。

## 一一 鄰友讓妻

宋朝時候，嘉興地方有沈松陳吉兩人，比鄰而居，意見很爲融洽，彼此常常來往，兩家男婦相見，也並不迴避。

沈松的妻子生得非常美麗，而且很是賢慧，已生了一個女孩子，年紀也有五六歲，非常活潑有趣。

這時適逢盜匪作亂，勢力非常猖獗，兩家爲了要避難，各自帶了家眷逃難。不料這時混亂已極，難民擁塞途上，沈松和他妻子雜在人叢中，進退兩難，正在四顧茫茫，無所適從，這時恰巧匪徒從前面排山倒海而來，見了人就擄掠，見了財寶就搶奪，頓時大哭小喊，亂作一團。這時沈松與妻女被人羣衝散了，後來沈松便被匪徒擄去作爲僕役。

沈松的妻子和女兒幸而逃出重圍，然而隨身所帶的財物，都已被匪徒搶去了，而且衣衫襤褸，饑寒交迫，只得隨着乞丐，一路討食。走到王店地方，因爲一路奔跑，躲避匪徒，日夜不歇，實在疲倦萬分，再也走不動了，便坐在地上嚎陶大哭，心想丈夫不知下落，以後不知道能不能重聚？自己財物已被劫盡，此後已是求生無路，就想自尋短見，可是回頭見她女兒躺在她的懷裏，面露笑容，十分可愛，却又不忍將她拋下。正在猶豫的時候，卻有人在叫喚她。

她抬頭一看，叫她的原來是鄰居陳吉，在這荒僻鄉村，居然會遇見熟識的人，她真疑心是在夢中。她平素雖然和陳吉也曾見過，可是男女有別，總不十分熟悉，而在這兵荒馬亂的



時候，見了熟人，那有不招呼的道理。

她見了陳吉以後，便告訴他和丈夫避亂失散的經過，自己正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說着又大哭起來。陳吉見她實在可憐，便對她說：『現在匪勢還十分猖獗，嘉興城裏是萬萬不能去了，王店還比較安靜，我已在朋友家裏，借到幾間房子，我現在就住在那裏，賢嫂不嫌簡陋，不妨也到那裏暫避一時，且等地方平靜，一面打聽沈松兄的消息，再作道理。』

她便問陳吉的妻子在那裏？陳吉告訴她也在混亂中失散了，現在也正在打聽她的下落呢。沈妻想，要是不請陳吉收留，自己只有死的一法，於是便隨陳吉到了他的寓所，一切衣食都由陳吉供給。這樣過了幾月，匪勢還沒有平，不能回家，但是這樣長期叨擾，心裏實在不安，於是便向陳吉表示要辭去。

陳吉說：『何必不安呢，現在正是兵荒馬亂之中，出去必無生路。我也有妻子被匪徒衝散，我之所以留養你，也就是希望我的妻子，幸而能逃出匪手，而也有人像我這樣能收留她。』

沈妻聽了以後，感激得流下淚來，便仍舊住在陳吉那裏。她爲陳吉煮飯燒菜，縫布洗衣，並且將自己的女兒認陳吉爲義父，這樣兩家夫妻，同居一處，宛如一家一樣。

又過了許多時候，沈妻雖然也請人四出打聽丈夫的消息，可是一直沒有什麼眉目，自己寄居陳吉處，終非長久之計，要想走，實在沒有什麼地方可去，要不走，心裏又實在不安。

於是趁着一個機會，便對陳吉說：「嫂子至今沒有消息，而我的丈夫也迄無下落，我以鄰人之妻的身份，寄居在你家裏，雖然我們都是清清白白，一點沒有苟且的行爲，可是誰又肯相信呢？我想在這亂離之世，婦人失夫的固然極多，而男子因此得妻者亦不在少數，我現在這樣白白住，實在於心不安，終非長久之計，不如就算是你的妾，既可以報你留養之恩，你又可以不必避瓜田李下之嫌。倘若他日沈松能歸來，便叫他另娶一房妻子。若嫂子能與你團圓，那我退居妾婢地位，也是甘心情願的。」

陳吉聽了沈妻的話，不勝驚駭，同時也明白她的苦心，便對她說：「賢嫂快不要說那樣的話，我留你們母女，是想救你們的難，倘若納你爲妾，那末便是乘人之危，我的一番好意，卻變成惡意了。這件事我是萬萬不肯答應的！」

沈妻見陳吉深明大義，也不便再勉強，況且她也並非忘情於沈松，實在爲生計所迫，又感恩於陳吉，無法可報，才出此下策，並非她甘心無恥，做那不顧廉恥之事，如今聽了陳吉一番道理，便也安心地生了下來。

過了幾年，匪亂已平，嘉興也恢復了安靜，沈松也得乘機逃了出來，一路打聽妻女的下落，後來聽說他的妻女都在王店，便一路問訊到了王店，找到了妻女，並且得知了收留她們的情形。於是沈松便對陳吉說：「我的妻子要是不遇見你，沒有你搭救，早就沒有命了，我們也決不會有今日的重見。你的恩惠，我是沒齒不忘！我身經患難，無力保全妻女，實在也

無面目見她們，你們既然相處數年，你們可以仍留在一起，我另有計劃。」說着，便預備告辭動身。陳吉聽了他的話，大爲驚駭，便對沈松道：「你這樣說法，簡直是在疑心我了。我因爲她們是故人的妻女，亂世相遇，不忍見她們顛沛流離，所以暫時收留在家中，雖然同住多年，但是絲毫沒有苟且行爲，你如今說這樣的話，非特不能明我的心跡，簡直叫我無地自容了！」

「老兄別誤會我的意思，我是實在感恩非淺，於心不安，才說出這樣的話。」沈松向陳吉這樣解釋，又一再地要把妻子讓給他，可是陳吉無論怎樣也不答應。

這時陳吉打聽他自己的妻子已經在混亂中死了。沈妻便對沈松說：「現在陳嫂已經死了，你要把我讓給他，他當然不肯答應，我看現在他家破人亡，不如我們和他合成一家，我本失夫而得夫，他卻無婦而有婦，以我一人共事你們兩人，也好報答他收養之恩，你看怎麼樣？」

沈松聽了這話，非常贊成，便再和陳吉商議，並且再三要他答應，陳吉無法推辭，只好答應下來，於是兩人同心合作，不久家業重振，夫妻三人，和好無間。

## 一一二 生死姻緣

昌化書生滿于九，寄居餘杭，以設帳教授學生爲業。于九生得一表人才，神氣軒朗，有玉樹臨風之概，但稟性長厚，品行淳樸，不善鑽營，所以景况極爲清寒。

有一天，于九在街市上走過一家臨街閣樓下時，忽然上面有許多荔壳拋下來，當即抬頭一望，祇見一個二八佳人，淡掃蛾眉，丰致嫣然，不覺神爲之移，魄爲之奪。那佳人見于九呆立不動，就微微一笑，返身入內。于九悵立好久，後來向附近鄰居探問，方知佳人名叫細侯，是當地著名賈氏妓院裏的花魁。

于九回到家中，思念細侯，不覺有點神魂顛倒，但是自己想到境况如此寒素，那裏有接近佳人的希望，因此終宵不能成眠。明天，竟不顧一切，直投細侯香闥，請求相見，細侯也不以爲忤，互相談笑，甚爲歡樂。于九心中由是更爲迷惘，癡心不死，卽借故向至親好友借貸，聚集了不少銀兩，預備作纏頭之資，俾一親細侯芳澤。

果然有志竟成，于九向親朋處借貸了銀兩，又加入自己的積蓄，已足夠與細侯一夜銷魂的代價，擇定了一個天色晴朗的晚上，換上了潔淨整齊的衣履，就跑到賈氏妓院中，說明來意，鴛母當然是一口應允。於是當夜于九得一償宿願，和細侯兩人，極盡纏綿，夜闌夢回，卽在枕上口占一詩道：「膏膩銅盤夜未央，牀頭細語麝蘭香，新鬢明日重妝鳳，無復行雲夢楚王。」暗示一夜歡娛，以後不能再行相見之意。細侯聽畢，亦不勝神傷，蹙額說道：「我雖然是一個污賤的女子，但很情願和你締結同心，你旣沒有妻室，那麼不知視我可合你的意

嗎？」于九一聞細侯情願委身相事，不禁大喜過望，就和她商議。細侯說道：「希望我能夠跟隨你到你家裏去，對於吟詩作賦，我亦極端喜歡，但是因爲天資欠缺，加以無人教導，所以至今不成一文，以後倒可以請你教導我。」又問起于九家裏究竟有多少資產？于九回答道：「家裏祇有薄田五十畝和數間破屋。」

「那麼我到你家裏去之後，可以靠這點薄產過日子，四十畝可以種稻種麥，餘十畝可以種桑種麻，你耕我織，不必再設帳教徒了。做一個太平時代的百姓，彼此親愛相守，比官家巨富要舒適多呢！」細侯在枕上喃喃地說着，于九不勝感動。

天色漸漸明了，于九細侯兩人，同時怨恨良宵太短。最後，于九問道：「那麼你在院中究竟要多少身價銀子，才可以贖出來呢？」

「老鴇貪婪，恐怕要二百兩銀子，可恨我自己年紀太輕，以前不知錢財的可貴，每到手後都給了老鴇，所以沒有什麼私蓄，如果你能夠辦到一半銀子，那麼其餘一半，可以由我湊出來的。」細侯哀愁地說。

「可是我這般貧寒，又那裏拿得出這許多銀子呢！這樣吧，我有一位同盟好友，現在正在湖南做官，屢次寫信來叫我前去，我因爲路途太遠，所以一直沒有前往，如今爲了我們兩人的前途，還是讓我趕去向他設法，大概往來不過三個月，請你耐性等候着吧！」于九是這樣痛苦地說着，細侯也頷首答應了。

天明之後，于九從賈氏妓院中辭別出來，就回家安排了一切，分別把生徒遣回，自己收拾了簡單的行李，一心往湖南道上進發。可是等到他到達目的地，不幸的是他那位同盟好友巴因案罷官，寄居民舍，宦囊空虛，不能對他有所幫助。于九因此落魄他鄉，難回餘杭，就在當地暫時設立一館，重靠授徒爲活。

這樣又經過了三年，于九客居異鄉，落魄如舊。一天，因爲偶然責打了一個學生，這學生竟氣憤投河溺死，學生家長就控告到官衙裏，于九被囚入監獄，判處了三年的徒刑，伸冤無門，竟墮入了黑暗的深淵。

細侯自從于九別去之後，就表示不再接客，儘管鴇母怎樣施用威脅利誘的手段，但是她的意志萬分堅決，每天關緊了房門，不願出來一步。鴇母問明了此中緣故，也毫無辦法，祇得聽信她所約定的三月期限。三個月的光陰很快地就過去了，于九始終沒有一點音訊，細侯天天伸着頭頸在期待着好消息的來臨，卻一點沒有希望。這時有一位富商，聽聞到細侯姿容的美麗，就百計賄賂鴇母，要贖取細侯做妾，但是細侯一口拒絕。富商無奈，再差人到湖南暗自打聽于九的音訊，方始曉得于九已因案囚在獄中，並且不日刑期將滿，就可釋放出來了。富商聽了，心中很是着急，就親自趕到湖南，以巨資賄賂了當地的官府，再把于九辦上一件另一種的罪名，使他永遠不能出來，而自己卻回到餘杭揚言說道：『滿于九因殺人被判，已經死在獄中了。』怎奈細侯還是不信，並且說道：『于九雖然是貧家漢子，但是他的

人格清高，所以我情願守他到老，如果嫁那醜態富商，混身銅臭，決非所願！况道聽傳言，並無憑據，我不相信他會死去的。」富商見百計不能如願，祇得失望而去。

又是一年過去，細侯苦守在賈氏妓院裏，差不多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了，每天早晚，祇是朝着南方望空祈禱，盼望于九的早日歸來。果然，苦心人達到願望，那一天，于九竟興高采烈地走進了她的房裏，她懷疑着還是不是在做夢，但是眼前氣昂昂的一個人，不是于九又是誰呢？並且對她愛戀的神氣正和她朝夕盼望的情緒一樣啊！經過于九的說明，原來自被富商行賄續行監禁之後，他那舊日的同盟好友，恰巧已經復官了，就爲他設法伸雪，並且送了三百兩銀子，這次正是來替她贖身的呢！

細侯嫁了于九之後，果然如了他們兩人早日的願望，回到于九的老家中，男耕女織，其樂融融，白首偕老，真是一對美滿的夫妻。

## 一三 雙妹共夫

明朝正德初年，湖北江夏縣有個魚業經紀人，姓饒名小江，娶妻邊氏，夫妻兩人，性情不和，意見相左。膝下並無子嗣，只有學生女兩人，一雙姊妹花，性情溫柔，貌若天仙。遠近沒有娶妻的少年，聽得饒家兩位小姐品貌出衆，紛紛前去求親。小江和邊氏不談起女兒的

婚事便罷，若談起婚事，小江說張家好，邊氏一定說李家好，兩人的意見總合不到一起。結果，非特女兒的婚事毫無着落，兩人反而因此大吵大鬧，宛如仇人一樣。所以一延多年，尙未選得東床佳婿。

求婚的人也知道小江夫婦不和，要求兩人都同意，非常困難，心想兒女婚姻大事，例須父親作主，於是就私下直接向小江議親，不讓邊氏知道。另有一部人以為邊氏潑悍，料想女兒的婚事由不得丈夫參預，於是託媒向邊氏求婚。小江和邊氏各人懷着各人的心思，以為收了聘禮，萬無後悔之理，到那時候，不由你不答應，結果夫妻兩人，各人許了兩家婚，姊妹兩人共許了四個丈夫。

等到送聘禮定親之日，小江所許婚的人家，送了金玉禮物，來到錢家。邊氏聽了這個消息，探知底蘊，非常憤怒，說是娶媳由夫，嫁女由母，女兒的婚事，由不得老頭兒作主，把送禮的人痛罵一場，要把禮物退回去。可是小江也不答應，偏要將禮物收下，接受這兩樁親事。等到邊氏所許婚的人家下聘的日期，小江也大發脾氣，要把送禮的人趕回去，又不肯寫回帖，那邊氏那裏肯依，把禮物連盤連盒統統收下，一面央人寫了回帖，打發來人回去。這樣一來，兩個女兒却收到四家的聘禮。小江和邊氏從此更如仇人再世，冤家重生，兩人不交一語，互不見面。只害得兩個女兒，在閨房裏暗暗哭泣。

小江知道邊氏潑悍，恐怕鬥她不過，於是通知他所許的人家，偷偷選了個吉日，多備火



把，多僱些有力之人，關照他們去搶親。那兩家果然依計而行。不料邊氏那邊也知道了這個消息，早就有了準備，等到吉日良辰，那兩家便僱了打手隨着轎子前來，一心想旗開得勝，馬到成功，搶得新娘而回。誰知才走到錢家大門，只見邊氏手執門門，當門而立，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兩家人知事不妙，難免心虛。那邊氏一聲令下，四周埋伏着的娘子軍潮湧而出，手執木棍竹棒，向這班搶親人迎頭打來，不想男兵易鬥，女將難敵，被她們橫驅直掃，竟打得個落花流水，片甲不留。那些花燈彩轎，也都丟在一邊，大家抱頭鼠竄而回。

結果，這二女四許的奇聞，便鬧到官府裏去，兩面親家各自要求如約迎娶。那縣官接受訴狀，開堂審問，先問錢小江何以二女四許？小江跪着說道：「請大老爺明鑒，小人的妻子，潑悍異常，只會欺凌丈夫，別事還可容忍，那兒女婚姻是件大事，豈有丈夫退位，讓妻子專權的道理？請大老爺把兩個小女，斷許與小人所許的人家。」

縣官又問邊氏有什麼話說？那邊氏先就叫起屈來，指了小江說：「他雖是男人，一些主意也沒有，隨人哄騙，不願女兒終身，他所許的人，都是地方上的光棍，所以小婦人不肯容他做主。」

縣官見他們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一時不得分解，於是對他們夫妻說道：「這事你們兩人都有理由，不過兩個女兒沒有分嫁四個丈夫的道理，我去喚你女兒到來，且看她們的意思如何，還是說爺對？還是說娘對？」二人都叩頭稱謝不止。

縣官於是出簽，差人喚他女兒，等她兩人傳到，只見花容月貌，宛如仙女下凡，非特兩旁看客暗暗稱讚，更把這縣官也看得神搖目眩。縣官把她父母各執一詞的話，說了一遍，要她們自作主意，還是照父親的主張？還是依母親的意見？

這兩位小姐，從未出過閨門，害羞不過，看見男子，尚且躲避，何況在萬目睽睽之下，逼她們口供。縣官左問右問，她們只是低頭不語，再鬧得急，竟是哭泣起來。

縣官想這樣絕色女子，一定要聘個才貌雙全的丈夫，便命四個男子，一齊傳來，且看他們品貌如何，再作道理。一時都傳至堂上，縣官低頭一看，大吃一驚，原來個個都是奇形怪狀，莫說俊俏的沒有，就是要選個四體俱全，五官不缺的，也不能夠。縣官心想：「二女之夫，少不得出在這四個人裏面，叫我如何選得出？不意紅顏薄命，一至於此！」嘆息一聲，就把小江所許的兩人跪在東首，邊氏所許的兩人跪在西首，然後把兩個女兒，喚來跪在中間，吩咐她們道：「你們父母所許的人，都喚來了，起先問你們，不肯直說，想是害羞。如今不要你們開口，只把頭兒略轉一轉，頭向東邊，就嫁你父親所許的；頭向西邊，便嫁你母親所許的。」

縣官說了這話，大家都目不轉睛，看她們頭向那邊轉。誰知這一個佳人，任憑縣官催促，只是低頭哭泣。縣官知道無法可想，這四個醜百怪，實在也難配佳人，想是她們心中不願，不肯表示。縣官於是把桌子一拍，對小江夫妻說道：「你夫妻兩人，全不正經，豈有兒



任憑縣官催促只是低頭哭泣

女終身，視為兒戲，就是要許配，也要商議商議，看女兒女婿是否配得上？現在你女兒低頭哭泣，毫無表示，就是心中不願。如今兩邊所許的，都不作準，待我替她們作主，定要嫁個品貌才學相配的如意郎君，也不辜負她們的傾城美貌。」

大家聽了，暗暗嘆服，分頭散去。那四個訂了親的男子，一心想娶得美貌佳麗，不料空手而歸，無不垂頭喪氣，悵悵嘆息。

那縣官一心想替她們選擇才貌雙全的佳婿，於是出了一張告示，考試生童，叫生童的卷面上，註明已娶未娶字樣。特備兩匹瑞鹿，賞給已娶的最優兩名；卻把這兩位小姐，許配給未娶的最優兩名。這消息一傳出去，真是哄動遠近，把不得嘔心瀝血，取得冠軍亞軍，好娶得美人回去。

等到考期過後，發榜揭曉，那未娶的前兩名，一名袁士駿，一名郎志遠，到期給獎，已娶的取得瑞鹿，未娶的便好迎娶佳人。不料點名之下，只有袁士駿一人應卯。

縣官問：「郎志遠何以不來？」袁士駿代答道：「此人是生員的好友，他住在鄉間。」縣官說：「如此盛典，那有不到之理？我看他或有隱情。」又查覆試的筆跡，與初試不符，此中想是別有弊端。

袁士駿於是把詳情稟告縣官，他因為與郎志遠交誼素篤，又是貧不能娶，有心想成全他，兩試文字，都是袁士駿代作，初試是郎自贍，覆試因為時間來不及，就由袁士駿代抄，希望取得一卷，好成就他的親事。

縣官聽說，大為驚奇，於是說道：「郎志遠請人捉刀，並非真正才子，不可唐突佳人，如今兩名特等，既是兄的大作，可見得的確不凡，功名富貴，不可冒領，婚姻大事，各有因緣，況且這個國色天香，非真才子，不能消受，兩位佳人，應該都歸兄所得。」一面便吩咐快攙出兩位新娘，與袁士駿成親。

袁士駿再三推辭，怎奈縣官執意不肯，堂上諸生也都認為天緣巧合，大家都勸袁士駿不必固執。

於是三人同立一處，對着大恩人，深深拜了四拜，然後騎馬上轎，一同迎了回去，同享新婚之樂。

## 一四 華離不該

清朝雍正帝崇信異教，在北京建築雍和宮，象養喇嘛，供奉歡喜佛，這遺跡直到現在還保存着，形態穢褻的歡喜佛，常常作爲好奇者獵奇的目的物。

乾隆皇帝雖然標榜以儒教治天下，可是飽暖思淫慾，文雅似乎和風流兩字，常常連在一起，所以在他執政的末年，也會在杭州天竺主持一個無遮大會，這會內的放誕風流，真是聞所未聞。

乾隆早就有在天竺開一大法場的意思，浙江大吏秉承這個意旨，便從事物色高僧，佈置道場。這時雲南雞足山，有一個高僧，皓首長眉，年紀已經一百多歲了，他的法名叫「無遮」，浙江大吏以重金聘他到天竺來，問他該開什麼會？

無遮道：「我主持的會名叫「華離不該」。」

「華離不該？什麼叫華離不該？還要請大法師明白指示！」一羣大吏聽着無遮和尚這樣說法，都摸不着頭腦。

「華離不該是梵語，就是事事無礙的意思。」無遮便把這法會的意思告訴了他們，無遮並且說他一定能夠使皇帝高興。於是他們馬上籌款佈置法場，等候御駕南巡，便可以開始作

法。

乾隆聽到這個消息，非常高興，馬上傳諭嘉獎，並且命令在天竺經營光明宮，封無遮僧爲國師大光明自在法王。當時就鳩工庀材，建築宮殿。

這時南潯有個富家子，自言是西藏大寶法王轉世，並且恭維無遮是文殊菩薩的化身，他的父母於是同他的兒子到天竺來，親受摩戒，這富家子便捨身寺中，一切家財，俱捐充建築宮殿之費。乾隆聞知，又大爲嘉許。因此善男信女，不遠千里地來到天竺，參加這無遮大會，以求普渡，而成正果。

在光明宮的牆壁上，都繪着男女裸逐之戲。某紳士見了這種情景，對無遮加以呵斥，認爲是邪道。便對無遮說道：『和尚怎麼可以如此？』無遮便說：『只有和尚才能如此。』因作偈道：『男歡女愛，成此世界，小子無知，大驚小怪！』紳士也奈何他不得。同時官府又奉上諭護法，更是肆行無忌。非但各地善男信女聞風來歸，就是富貴縉紳家的子女姬妾，也趨之若鶩，據說參加這法會，便可得無量幸福，仗天子聖明，佛光普照，功德圓滿，大千世界諸男女，俱能得善果。

關於法會的個中奧妙，實在不足爲外人道。問參加的人，也不肯直說，而外人因此更播騰蜚語，穢聲四起。

原來這無遮大會，參加的善男信女，妖姬蕩婦，不下數萬人，在旃檀室裏，男女信徒，

都赤身裸體，穢褻不禁，男女遺逐，姿意交接。每七日一會，到時男女雜沓，履舄交錯，說是無遮無礙，得大自在。引得癡男怨女，借機入會，實行那桑間濮上的穢行。

後來會中的醜事，傳至外面，物議沸騰，大臣也向乾隆帝諫勸，說雍正先帝在禁中設雍和宮，不過是存異俗舊典，現在施於通都大邑，妖童淫女，難免有傷風敗俗之舉，亟宜停止。乾隆見衆議嘩然，也不願一意孤行，於是遣無遮於蒙古，封閉光明宮。後來被家屬受害的士紳們加以摧毀，於是這光明宮殿淪爲瓦礫，無遮大會也告煙消雲散了。

## 一五 和園玉馬

清朝有個宰相叫和珅，爲人奸詐無道，欺壓人民，當時朝臣恨之切骨，可是他很得皇帝的信任，而他的黨羽衆多，誰也奈何他不得。

和珅雖然是個人臣，可是他的服飾器具，都和皇帝所用無二，有許多用具比皇帝的還要奢侈。因爲他權力高，勢力大，內外官宦不能不把結他，所以有許多珍玩古董，還沒有進入皇宮，却已先到了宰相府了。在君主時代，臣民的衣服器具，不能和皇帝相同的，更不要說比皇帝還要奢侈，犯這法的，須判大罪，可是因爲和珅權勢太大，無人敢提出彈劾。

和珅的衣服用具，固然是如此奢侈，他的府第園林，當然更是富麗堂皇。他府裏有一個

大花園，花園裏有一處溫泉，以供入浴之用。有一天，和珅和他的愛妾在花園內溫泉沐浴，這妾是和珅自蘇州買得來的，生得肌膚白嫩，體態窈窕，映着碧綠的泉水和瑩潔的白石，更是嬌媚動人，香豔欲滴。

和珅浸在泉水裏，眯着眼睛看着他愛妾的出浴場面，嬌豔得真像一朵出水芙蓉一般。和珅對她的愛妾說：『你覺得這個池還好嗎？』

『真是太好了！像蘇州杭州也算得人間天堂了，可是在天堂裏却從來就沒有溫泉；在溫泉裏洗澡，真是最好也沒有了，真是……』

『真是什麼呢？真是又香豔，又肉感，是嗎？』和珅不等她說完，便接着說着：『這個溫泉，還不能算好的，皇帝那個浴馬池，才真算得獨一無二呢！』

『浴馬池？難道這溫泉是給馬洗澡的嗎？』

『你真是枉為美人胎子，連這個還不知道！這馬是玉馬，是給王妃騎的，王妃在溫泉裏洗了澡，因為怕熱，就裸體騎在這玉馬上，這玉馬真是涼澈骨髓，只要一忽兒功夫，身上的汗水就全乾了，通體清涼，真是件寶物呢！』和珅詳細細細地把玉馬的來歷和功用，告訴了她的愛妾。

原來這玉馬，產自和闐，和闐以產玉著名，這玉馬是以大玉塊雕琢而成，長鬣高蹄，方瞳隆鼻，其色皆天然而成，與真馬無異。這馬長約三尺餘，高約二尺，馬身潤滑清涼，光潔



細緻，騎在玉馬上，便覺遍體生涼，心脾俱快。

這玉馬獻進宮後，皇帝便賜給寶妃，寶妃拜受之餘，喜不自勝，特別築了一個玉馬亭，安置這隻玉馬，玉馬亭下有溫泉，這溫泉便是浴馬池，寶妃便常常在池中沐浴，沐浴以後，便坐在玉馬上取涼，玉馬外罩碧紗，金絲爲骨，皇帝常常倚在玉馬亭的雕玉欄杆上，看着碧紗掩映的裸體美人，往往會爲之神往。

和珅的愛妾聽了這段玉馬故事，也不禁爲之目瞪口呆，心想天下真會有這樣的寶物，能得有機會也坐上一坐，也算不虛度此生了。

這時愛妾已經沐浴完畢，婢女已把白玉墩搬來給愛妾坐着取涼。這白玉墩也是非常名貴的寶物，可是當她聽到玉馬的故事後，便覺得這白玉墩就沒有什麼稀罕了。於是她對和珅說：『可惜我沒有這樣福份，不要說是坐一坐玉馬，連看一看，恐怕也不可能了！』

『你真想坐坐玉馬嗎？』和珅對着愛妾說。一面召小奴來，輕聲地告訴了他幾句話，一面便吩咐婢女擺上酒肴來，預備與愛妾相對暢飲。酒還未曾斟好，那個小奴已經回來了，和另一僕人扛了一物，打開包袱一看，原來這包袱內並非他物，就是宮內的寶物——和闐玉馬。愛妾驚奇得不得了，這宮內寶物，怎麼能取出來呢？可是見了這玉馬確實可愛，不禁又愛不忍釋。和珅也不向她詳細說明，就叫她騎在上面，覺得光滑細潤，涼澈心肺，頓覺兩腋生風，暑熱全消。於是她坐在馬上，和和珅對酌起來。

原來這玉馬賜給寶妃後，她十分喜愛，每日不離。後來寶妃患病逝世，皇帝睹物思人，倍增傷感，內侍們就把玉馬移入寶庫內，不讓他再看見，以免觸景生情。

和珅因為得志專權，大內的寶物他都熟悉，這玉馬當然也逃不過他的眼睛，久就看在眼裏，心想什麼時候取出來和愛妾一同乘騎一下。這天，因為愛妾入浴，說到洗馬池，又因坐白玉墩，想起那玉馬，於是這小奴自寶庫中盜出。後來和珅因為在宮中盜去寶物甚多，結果便被抄家問罪，這玉馬也是起禍原因之一。

## 一六 倩女離魂

清河人張鑑，因為在衡州做官，所以便居家在那邊。他性情淡樸簡素，年老無子，僅生兩個女兒，長女已經亡故，次女叫倩娘，生得端莊妍麗，姿色無雙。張鑑對於這掌上明珠，非常寵愛。

張鑑有個外甥名王宙，幼年便非常穎悟，而且容貌俊秀，張鑑對他也非常器重。王宙住在張鑑家中，表兄妹常在一起，兩小無猜，感情非常融洽。張鑑心中也認為未來的東牀佳婿，預備將來便把倩娘做他的妻子。

王宙和倩娘兩人長成之後，更是互相愛慕，從中表之親發展為男女之戀，王宙常常獨坐

沉思，覺得與倩娘能於幻想中把晤。同時倩娘也深知王宙愛慕之忱，立志終身相隨，非他不嫁。

後來有一個大官，是張鑑的上司，聽說倩娘美麗賢慧，便倩媒來求親，張鑑原想把倩娘許配於外甥王宙，可是又格於上司的權勢，不便拒絕，只得答應親事，好在王宙並未下聘，也不能怪張鑑悔婚。

倩娘聞知父親把她別許的事，心裏異常悲痛，然而迫於父命，也不能反抗。王宙也聞得倩娘議婚之事，心中更是憤恨，然而大錯已經鑄成，不能挽回，也無可奈何。心想長住下去，一定更是觸景生情，便向張鑑告辭，張鑑雖然挽留他，而他的去志已決，也只好由他離去。

王宙僱好了船隻，便去向張鑑夫婦告別，更向倩娘面辭，兩人雖然愁腸寸斷，可是因為父母在旁，不能露出過分悲傷，只好含淚而別。王宙登舟，便催舟出發，一路山光水色，十分美麗，但是王宙別具愁腸，也無心欣賞，直至日暮，便停舟岸旁，這時已離衡州十餘里了。

王宙因為愁愁交集，不能成眠，便一人獨坐船頭，對月長嘆。忽然聽得岸上有人走來，步行甚速，不多時，便到了船旁。王宙非常驚奇，何以在夜半荒郊，還有人行走？何況還靠

在船旁向他探視，王宙便站起來問他是誰？



緊緊地拉着手護她到船上來

「是我！」這是一個女子的聲音，而且非常熟悉。王宙仔細一看，船旁的人不是別的，便是他一刻不忘的情娘。王宙見了，驚喜欲狂，只見她跑得香汗涇涇，喘氣不已，因為長途奔跑，鬢髮鞋襪都顯着非常凌亂，王宙也不暇問她何以會夤夜來此，緊緊地拉着手，讓她到船上來，問道：「情妹！你怎麼會來的？」

情娘見了王宙，也不禁喜極泣下，眼淚沿着粉腮流了下來，說道：「承君厚愛，日夜相感，如今父親要奪我志，我是無論如何也不肯順從的！我本想殺身以報君恩，又想你深情不移，所以又不願意不明不白地死去，於是才亡命出走，跟隨你的行蹤，到這裏來。」

「那末，你是不是願意以後一直跟着我呢？情妹！」

『那自然，我既然以身相許，此志不渝，但願以後毋再相忘，便是我的幸福了。』倩娘說着，不覺倒在王宙的懷裏哭泣起來。

王宙本來見倩娘追蹤而來，事出意外，十分高興，又見倩娘有委身相隨的意思，更是欣喜不已。於是把倩娘藏匿在船上，怕舅父派人追趕前來，索還倩娘，就吩咐掉舟向西開行，連夜遁去，晝夜不歇。舟行兩月餘，抵達四川，於是兩人營屋同居，成爲夫妻，和睦愛好，始終不渝。

王宙和倩娘同居四川後，一直沒有和張鎰通消息，這樣一居五年，並且生了兩個孩子，長得非常活潑有趣。

倩娘在家，常常思念父母，每對王宙說：『我那時候不願意辜負你的深情，竟不願羞恥，棄家遠行，甘願私奔，父母一定非常氣憤。到現在已經五年了，我雖然不義，而父母養育之恩，至今未報，並且相別多年，音訊不通，存亡不知，我實在捫心有愧！』說着，不禁流淚不已。

王宙見倩娘思歸心切，便好言慰撫，並答應她即日買舟東歸。

夫妻兩人同着孩子登舟兼程而行，因爲順流東下，不到兩月，便到了衡州。

王宙怕張鎰夫婦以愛女私奔，餘怒未息，便叫倩娘先留在船上，自己先到張鎰處，負荆請罪。

張鑑夫婦都還健在，聽了王宙一片請罪的話，莫名其妙，仔細盤詰。王宙便把自己和倩娘如何愛好，倩娘如何私奔，如何入蜀生子的話，詳詳細細地說了一遍。

張鑑聽了，非常驚奇，說道：「小女倩娘，從未出過閨門一步，自從你走後，便得了奇怪的病症，終日沉睡不起，不飲不食，百醫無效，於今已經有五年了。何以你說倩娘和你同走呢？」

王宙便說倩娘確是同他入川，現在還好好的在舟中等候，來拜見父母呢！張鑑夫婦聽說有這奇事，驚駭異常，急急派人到舟中驗看，果然見倩娘安坐舟中，顏色悅暢，絕無病容。看見家人，還急忙探問：「父母都安好否？」

家人回去，忙把眼見的奇事稟告張鑑，張鑑更是驚喜交集，吩咐快去迎接小姐歸來。這時後室中臥病的少女，聞說接小姐回府，一反常態，突然面露喜色，竟然起床整裝更衣，家人問她的話，她也笑而不答，等到外面把船上的倩娘迎接到府，那室內的少女也走出相迎。兩人一見，一言不發，大家見她兩人，面貌姿態，完全一樣，正在驚奇不已，那知兩人愈走愈近，突然兩人的身體合而為一，而所穿的衣服卻是重複的。

據說倩娘愛慕王宙，不忍分離，竟至靈魂出竅，午夜私奔的，便是倩娘的靈魂；家中的倩娘，因為失去靈魂，便失去生意，只能臥病不起了。等到驅壳與靈魂相遇，便合而為一，事實確屬怪誕，不近人情，大概也是「至情所至，金石為開」的意思罷了。

## 一七 醜女俊郎

清朝時候，廣東新會地方有一位青年才子梁如玉，生來面如敷粉，丰神俊朗，加以滿腹詩文，一手書畫，實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閩邑人士，都一致推崇他，說他是新會地方了不起的人物，就是知府大人，對他也是十分器重。

如玉生在一個極富庶的家庭裏——家有父母在堂，但無兄弟。這樣一個獨養的寵兒，父母對他，真是百依百順。因為起居舒適，衣食豐足，所以他能夠對學業方面一意進修，幾年下來，對於詩書文章，已是大有成就，如玉本已高中舉人，眼見進士在望，父母對他，真是說不出的歡喜。

不過如玉生來有一樣古怪的脾氣，也是使父母引為隱憂的，就是他天生不喜歡年輕漂亮的女子。新會本是通都大邑，獨多那些修容飾貌，粉白黛綠的美貌女子，以梁家的門第，和如玉的才名，先後前來說親的真不知有多少，怎奈父母雖有允意，卻給如玉一口回絕，他說：『對於那種妖嬈做作的女子，我實在看不慣，我情願獨身到老，決不願和異性作夫妻！』父母對於他那種特別的見解，一時無法矯正，祇得對媒人婉言謝絕。這樣經過幾次，遠近都曉得如玉的怪脾氣，媒人也從此絕跡，祇急得父母如熱鍋上的螞蟻，眼見兒子年

紀不小，這一輩恐怕沒有抱孫子抱希望了。

這一年，正是京中舉行大試的一年，如玉原預備擇日進京，入闈應試，不料事出意外，忽然他生下一場極厲害的傷寒症。當病勢初起時，混身發着高熱，急得父母四面延請有名的醫生，爲他診治，怎奈一般庸醫藥石亂投，如玉祇是迷糊着眼睛，熱得人事不知，眼見病象危險，羣醫都束手，叫梁家另請高明。梁父急得沒法，祇得再託人去尋訪高明醫生，爲他兒子求得一線生機。

終算天無絕人之路，如玉危在旦夕的病況，經過梁家請來一位東鄉的余老醫士來診治，漸漸化險爲夷了。事實的經過也相當湊巧，這位余醫士本是鄉間的一位世醫，在城裏卻沒有什麼名氣，不過數代祖傳，醫道極精，恰巧梁家的佃戶到城裏來繳租米，聽說小東家的病況，就竭力介紹給梁家，經過請來診察，果然一劑見效。數日之後，大有起色，如玉危在頃刻的生命，到此終算保住。

不過，經過病而曲折，如玉在病後的身體，已極度衰弱，同時熱度雖已退清，但是咳嗽卻接着而生，梁父一得無法，祇得請余老醫士每日趕到城裏來診治。但是鄉間來城，交通困難，加以余醫士年已老邁，行動遲緩，終覺得十分不便。最後經過梁父和余醫士商量了一個變通辦法，一方面免去余醫士的跋涉，一方面避去城市裏的煩囂，就把如玉送到鄉間余老醫士的家裏靜養，同時請他隨時診治，好在余家祇有一父一女，人口簡單，飲食方面，原是



十分有照應。

余老醫士的家在東鄉余家莊上，竹籬瓦舍，富有農村風味。余老醫士妻室早亡，祇生一女，名叫菊珍，芳齡十八，雖然是妙齡年華，卻並沒有許配人家——原來早年患過天花，滿臉生着麻點，雖然她家處窮鄉，對於春花秋月，不無感觸，但是想到自身的不幸，就祇得自怨自艾而已。

自從如玉搬到余家之後，經過余老醫士隨時替他診療，果然身體大見康復，病後極度虛弱的體質，經過藥石的彌補，和鄉間山光水色的天然療養，日見進步。加以菊珍對他，服侍湯水飲食，爲他洗滌衣服，真是體貼入微，周到萬分。如玉本來是討厭那些妖嬈粧扮的女子，不知怎的，對於菊珍那滿臉的麻斑，卻並不覺得怎樣的討厭。一日復一日，如玉的身體日見痊愈，同時他對菊珍的感情，亦日見增進。在菊珍方面，原以爲自身是那麽醜陋，絕對不會再引起如玉那樣俊秀的男子的注意，所以一切沒有絲毫拘束，祇是仔仔細細服侍病人的湯藥。照料病人的飲食，原沒有一絲別意。想不到正因爲這樣天真無邪，樸實無華，而引起如玉對她的尊敬和愛慕，祇覺得普通那些塗脂抹粉的女子，好比帶着一副假面具，祇是令人討厭，而遠不及菊珍這樣不施脂粉，天然本色。由是愛苗日漸滋長，等到如玉病體全好，他對菊珍的愛情亦宣告成熟。經過梁父的從旁觀察，曉得如玉對於菊珍已大有意思，雖然微覺菊珍的容貌太醜陋，但以兒子數年來的怪癖，至此已見解除，大好機會不容錯過，就決意

挽媒求婚，余老醫士以能得如此佳婿，當然滿口應允。

如玉和菊珍的婚事宣告圓滿成功，如玉的面貌原是如此俊秀，菊珍的容顏固然如此醜陋，但是他們兩人的愛情卻純潔萬分，堅固萬分。後來如玉歷任高官，菊珍亦克盡婦道，一時留事，爲人稱道不置。

## 一八 紅迷趣劇

光緒年間，餘杭曾發生過一件轟動一時的「寶黛奇緣」趣劇。男女雙方，都是閱讀「紅樓夢」入了迷的人，各以賈寶玉林黛玉自許，瘋瘋顛顛，直鬧得雙方家長心神不安，到後來終於給好事者做了一個湊趣的媒人，替一對癡男怨女，成就了這一段「寶黛奇緣」。曾經有人詠詩一首，記載其事道：「非釵非黛濫竽羞，忽惹當年公子愁，贏得蘭窗吟院本，半生好夢入紅樓。」

餘杭貴公子李襄，十四歲時，即歡喜閱讀紅樓夢小說，後來自己的心神，竟一味鑽在書本裏的大觀園瀟湘館中，漸漸以爲本人就是賈寶玉的後身，每每對鏡自照，裝模作樣，十分發噱。以後，自己又改字怡紅，以表示酷肖賈寶玉的意思。到後來癡性發作，竟將家中小園，大肆修建，將某處院落，改稱爲怡紅院，某處館閣，改名爲瀟湘館，父母雖想阻止，怎

奈李襄任性不堪，由於家財百萬，祇此一子，疼愛異常，祇得由他胡鬧。

幾年後，李襄的癡病竟更爲厲害，他平日一舉一動，一言一語，無不摹仿紅樓夢中的賈寶玉，雖然飯食照舊，但神經已漸漸失常；每天口中喃喃不絕，一忽兒口呼林妹妹，一忽兒自稱寶哥哥，往往徘徊瀟湘館附近，痛哭流涕，至晚不絕。長久之後，飲食亦漸漸減退，身體也日見瘦弱，父母見愛兒這等光景，心中的焦急真是達於極點。但是這種癡病，那裏是延醫服藥可以治療得好，就祇得聽憑他日漸瘦弱，束手無策。

李襄自幼曾聘定同邑許姓之女菊芳爲妻，自從他癡病加劇以後，父母就想到爲他早日完姻，以冲喜的辦法來挽救。經過媒妁的從中奔走，坤宅亦表示首肯，吉日來臨，李襄父母待諸事均已齊備，就叫人扶着李襄出來交拜。這時他還是迷迷糊糊，嘴裏祇是林妹妹林妹妹的亂叫。等到送入洞房，他竟又癡性大發，大叫：『你們爲什麼拿寶姊姊來欺瞞我，我是要和林妹妹在一塊兒的呀！』說罷，竟不肯宿在新房，一口氣衝出去，仍舊獨居後園所謂怡紅院內，並且時常叫人去請林妹妹來，說：『有一句話要對林妹妹親自講，講完之後，我亦要死了！』嚇得李襄的父母和新娘菊芳小姐，祇是手足無措，不知怎樣是好。

李家公子發「賈寶玉癡」的新聞，不久就轟動了城廂內外，許多人都雲集李家附近，打聽李襄在家裏面的形形色色，傳爲千古奇談。

同時，竟又傳出了一樁同樣的奇事，原來富商姚容的女兒，也在家裏發作「林黛玉癡」，

原來姚容是餘杭地方的一個巨商，祇生一位千金，名叫紀琴，自幼也喜歡閱讀「紅樓夢」小說，日久之後，紀琴也一味摹仿書中林黛玉的樣兒，在家裏面多愁善感，纏綿病榻。自己題取所居的房屋為「瀟湘館」，並且還時常在後園，做着「黛玉葬花」的玩意兒，祇是舉止還算文雅，兼以處身深閨，所以外人無從得知。紀琴每天自早到晚，「寶哥哥」總是要叫上二三十遍的，父母對於這位千金，也是弄得毫無辦法。

自從李襄患着「賈寶玉癡」的新聞傳出之後，就觸動了姚容夫婦的心事。同時姚家的親戚裏有一位林有守的，原是李家的至好，就急忙往來李姚兩家之間，為賈寶玉林黛玉做媒。雙方父母，本來因為自己兒女實在鬧得太不像話，祇得勉為應允。後來姚紀琴就嫁給李襄做側室，果然夫婦兩方，和好異常，閨房之中，互以寶哥哥林妹妹相稱，宛如書中一般。不過難為了大婦許菊芳，祇能做她一世的薛寶釵了。

## 一九 移花接木

清朝時候，山東濟南有商人戚安期，生性饒謹，專愛尋花問柳。娶妻林氏，既美且賢，屢次規勸其夫，戚均置之不聽。時值洪楊變事，有一股亂兵入境，林氏不幸被兵俘去，欲逼圖非禮，林氏抵死不從，並乘隙抽出亂兵佩刀，自刎頸項，血流滿面，一時昏絕，亂兵以為

林氏已死，就把她拋棄在荒野裏。

明天，亂兵退去，安期四處尋覓林氏，經過鄰人告知，始悉林氏屍首被拋棄在荒野間，按址趕去尋找。恰巧林氏已在漸漸醒來，就背負而歸，急忙延醫治療，得慶更生，但林氏自此之後，頸項處留有巨創，面部向左側轉，形狀怪異，但安期絕不以為醜，反對林氏的節烈，覺得無限的敬愛，溫存體貼，愛戀更甚於平時，狎妓尋歡的行爲，亦由此終止。

林氏因爲自己形狀如此醜怪，十分覺得對丈夫不起，幾年來，自己又毫無生育，就對丈夫提議說，預備替他收一個婢女做侍妾，但是安期絕對以為不可，情願絕嗣以終，不願移愛別人。林氏也沒有辦法。

這樣又經過了好幾年，林氏仍舊沒有生育，同時安期堅決的意志，也毫不變動，她不禁着急起來，於是在某一天，假意說身體有點不舒服，叫安期一個人獨自安宿，後來私自差一婢女叫海棠的睡到安期房裏去打著地鋪，滿以為安期會見色動心，有所作爲，但是隔了一夜，詢問海棠時，却曉得安期一夜安眠，絕無越軌行動。林氏不信，當天晚上，就自己假扮了海棠的模樣，乘黑走到房裏去，照樣睡着，片刻以後，祇聞得安期漸漸鼾聲大作，她就偷偷地摸索到安期床上，安期被弄醒覺，連忙問道：「誰？」

「我是海棠呀！」林氏還緊着喉嚨在安期的耳邊輕輕地說着。

「快走出去！你這樣算什麼意思？否則我要呼喊了！」安期盛氣地回答着。林氏見他絲

毫不爲所動，祇得下床退出。自此之後，安期即獨自眠宿，林氏雖一再叫海棠假扮着自己閃進去作不速之客，但是安期因爲自己妻子從來沒有移樽就教過，祇是不信，並摸到海棠頸項裏，並沒有林氏般的創痕，曉得是林氏差遣海棠玩的花樣，一味不允，海棠祇得羞慚退出。

林氏看到一切計劃完全不能成功，就在某一天對安期說道：『凡是種田的人家，收穫的豐盛或荒歉，固然不可預知，但是播種和耕耘的工作，却不能停止，我們夫婦也應該這樣啊！晚間，正是我們耕耘的時候，你說好嗎？』安期會意，含笑答允。就在晚上，跑到林氏的房裏面，裏面的燈燭却老早熄掉了，待摸上床時，還笑着說：『種田人來了，深深慚愧你對我的情義，而有負這一畝良田！』床上人祇是不語。事後，安期呼呼熟睡，而林氏就在門外閃了進來，換替了床上人——原來床上睡着的本是婢女海棠啊！

自此之後，每值海棠落紅之後，林氏和海棠兩人如法而施，而安期却始終蒙在鼓裏，毫不知她們在玩着移花接木的把戲。不久，海棠果然有孕了，林氏先叫海棠每天不必操作，祇是安坐休息，在一個湊巧的機會中，就笑着對安期說：『以前我叫海棠假扮着自己躲到你床上來時，假使不被你拆穿西洋鏡而有了身孕，那你預備怎樣辦呢？』

『那麼留下孩子，把海棠嫁出去就是了。』

林氏聽到這句話，也不再聲響。某一天，假意把海棠趕了出去，而一方面把她安置在鄉下的佃戶家裏。幾個月後，海棠安然產下一個男孩子，林氏又出資雇用乳娘照料，一面叫海



這不是一個三子孩子的嗎

業繼續進城，偷偷地做移花接木的下種工作。四五年後，海棠又續生了一子一女，這時長子已經七歲，名叫長生，正安頓在林氏母家塾內讀書，林氏每隔半月，必定推託歸寧，回到母家探望孩子一次。海棠的年紀也大了，一心照料着三個沒有爸爸的孩子。

這一年，正是安期五十歲，某一天，照着習慣邀請親友到家裏來開宴稱慶，酒樂齊陳，十分熱鬧。在安期已吃得微醉的當兒，忽然觸動了自己的心事，嘆息着對林氏說道：「歲月易逝，忽然我已過了半世了，幸而我們兩人身體還稱強健，家中境況不致凍餓，也可以聊自安慰，不過美中不足的，就是缺少一個孩子，這終是一個缺點！」

林氏就回答說道：「誰叫你脾氣生得這樣古怪的啊！當時也是你不肯依從我的話，這又

有什麼怨恨？然而你假使決心要孩子，也不是難事，不要說一個，就是三個也辦得到！」

安期當然不信，就說道：「既然你說不是難事，那麼我就叫你變出三個孩子來。」

「那麼你等着好了！」林氏說畢，急忙差人趕到母家去，叫海棠領着三個孩子馬上回來；一方面叫衆親友繼續歡飲。不久，海棠等都來了，三個孩子，面貌正和安期生得一模一樣，林氏就叫三個孩子對安期下拜，稱呼「爸爸」，並笑着說：「這不是你的三個孩子嗎？」糊塗的安期，祇奇怪得目瞪口呆，林氏就對他及衆親友詳細說出了前後的經過，並稱頌着海棠的功勞。衆親友無不讚美，安期還說道：「那麼你爲什麼不早點告訴我呢？」

「因爲你說過，假使海棠誤有身孕之後，要把她嫁掉啊！爲着海棠的安全，我祇得這樣做了。」林氏說畢，安期就對着林氏和海棠再三施禮。真的，林氏的苦心和海棠的委屈，實在太使他敬重和愛戀了。

## 二〇 歡喜冤家

有一個世家子弟，名叫孫春，憑媒說合，迎娶同邑巨室辛氏的女兒爲妻，在新娘入門的當夜，孫春正預備同她共圓好夢，不料辛氏竟然蛾眉倒豎，嚴詞拒絕。孫春無奈，祇得另榻安睡，心中祇以爲新娘天生怕羞，日久之後，定然會回心轉意，不妨耐心等待。



辛氏自從入門以來，平時穿着衣服，十分堅密，裏面內衣，竟用針綫縫牢，不露寸膚，每晚獨自安睡，枕邊時常擺着錐簪利器，孫春雖然曾經幾度偷襲，但均被她持錐刺退。月餘之後，毫無進展，心中憂悶非常，在白晝與辛氏相遇，也從來不給他些微顏色，因此更是快不快。

孫春有同窗好友多人，曉得了辛氏有這般的怪癖，就私自問孫春道：『尊夫人既然如此冷待你，不知她可會飲酒嗎？』

『她能夠少許飲一點。』孫春氣悶地回答。

『那末我們想着一個絕妙的法子，祇須把一些迷藥放在酒裏，再把酒置在房中，她必然要私下飲酒，那末你等候藥性發作之後，就可以暢所欲爲了。』

孫春聽到這個法子果然不差，就含笑答允，諸同學當時送給他一包迷藥，他果然如法泡製，把藥酒偷偷地放在檯上。這樣經過了兩夜，辛氏每次祇是看看酒壺，始終不飲。至第三夜，孫春假裝已經熟睡，鼾聲大作，不久，漸漸聽聞辛氏慢慢地下床，竟然把酒壺放在爐子上燉了起來，又找着一隻酒杯，滿滿地飲了一大盅。這時孫春心中真是無限的喜歡，片刻以後，辛氏又回床睡下，孫春偷眼看燭光融融，就故意大聲說道：『喂！爲什麼不把蠟燭熄了睡覺呀？』辛氏祇是不答，心知藥性已經發作，就起身跑到床前，祇見辛氏爛醉如泥，他就不再客氣，偷偷地潛身鑽入被窩，一層一層把辛氏身上的縛結完全解去，暢欲所爲，等到辛

氏漸漸醒來，孫春已經是達到目的。事後，辛氏即痛哭終日，不眠不食，候無人時，竟然解下衣帶，意圖自縊；幸被孫春趕到救下，但辛氏仍流淚不止，日復一日，對於孫春的感情也愈爲淡薄。

自此之後，孫春對於辛氏這種不近人情的行爲，祇是覺得深深地厭恨，每天在家裏，看見辛氏的影子，就不禁十分惹氣，往往避道而行，終日不交一語。這樣經過四五年，兩人宛如仇家一樣，辛氏在家裏正和別人在談笑，但看見孫春到來，就會立刻凜若冰霜，一言不發。孫春也經常怕見他的妻子，時時寄居在城外僧舍中，否則就和學友們結伴郊游，一年中難得回家。夫婦雙雙，好像一對不共戴天的冤家。

孫春的父母，眼見兒子媳婦這樣含恨切齒的模樣，不禁憂心如搗，但又無法可施。事有湊巧，這天孫家來了一位遠道的客人，就是鄉間尼庵的當家師太，孫春的母親在閒話之間，無意中吐露了家裏面有這麼一件怪事。師太聽了，卻說包有辦法，可以挽回，當時問明了最初是媳婦起端，就約定三天之後再到孫府來施術。果然，三天之後，師太帶來了一包藥末，叫孫母乘媳婦不在房裏的時候，偷偷地縫在她的枕頭裏，可以立見功效。當天，恰巧孫春也從外面回到家裏，孫母在照辦之後，再逼令他兒子回到房裏睡覺，滿以爲此法實施之後，可以大見效驗。夜裏，好事的傭僕們候他們兩人都已睡靜，就躲到窗外面去偷聽，最初聽房裏一點沒有聲音，慢慢地聽到辛氏在輕輕地呼喚着孫春的小名，片刻之後，又故意和孫春說

話。但是孫春，仍是惡聲相向，不加理睬，辛氏就慢慢沒有聲音了。明天，師太又到孫家來，由孫母告訴她昨晚的情形，師太笑道：『這是因爲男女雙方都不知不覺地厭恨對方，昨天的藥末，祇是收得女方的效果，要功德圓滿，自非再在男方施用藥末不可。』說畢，就在袋裏又摸出一包藥末，吩咐孫母再把它縫在孫春的枕頭裏面。

這一天的晚上，孫春父母都躲在兒子窗外面偷聽，初更敲過，祇聞兩張床上都有着輾轉翻側的聲音，一時又互相咳嗽，好似不能睡熟一樣，又聽到一人爬上另外一人的床上，唧唧細語，又漸漸嬉笑起來，吃吃不絕。

自此之後，孫春夫婦果然琴瑟和好，終其身，兩人間從來沒有口角之事，生男育女，成就了美滿的家庭。孫春的同学，曾經私自問過孫春，這前後的演變，究竟是什麼緣故？孫春卻笑着說：『我也是莫名其妙啊！當時是看見她的影子，就覺得憤怒，後來是聽到她的聲音，就覺得歡喜，真不懂是什麼道理！』

## 二二 豔女當壚

司馬相如，是四川成都人，字長卿，年幼的時候，愛好讀書，然而年長後並不得意。起初從梁孝王做事，梁孝王下面獨多游說之士，相如一居多年，也沒有一展所長。梁孝王死了

以後，門下諸士都東西星散，相如更窮得不堪，因為他認識臨邛縣令王吉，便到王吉那裏去住了一些時候，也是鬱鬱不得志。

臨邛縣頗多富戶，單就卓王孫家中，僮僕就有八百人。卓王孫好客，日常設宴款待貴賓，奢侈豪華，爲一縣之冠。相如在宦海中雖不甚得意，而才氣充溢，尤工詞賦，所作的子虛賦，無人不知。卓王孫知道相如到了王吉門下，於是特地備宴款待，這日到的賓客，計有一百多人，再三東邀相如光臨，相如不肯來，王吉便親自駕車往迎，相如不得已，才一同到卓王孫家中。坐了一刻，盛筵開張，賓主暢飲，酒酣耳熱之時，王吉知道相如善於操琴，想請他賣弄一下，也好顯顯自己門客的妙技。於是對相如說：『素仰先生精於琴技，今日賓客盈門，願請一調冰絃，共聆雅奏。』

相如雖然一再謙遜，但是拗不過衆賓客的固請，便當筵奏了一曲，果然古雅超絕，宛如高山流水，深谷行雲，大家贊嘆不已。

卓王孫的女兒文君，十七歲便作了寡婦，生得眉如遠山，臉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體態嬌柔如柳。她也精於琴藝，久慕司馬相如的大名，及至那天相如在她家奏琴，也在屏後佇立窺聽，果然他的琴藝高超，不同凡響。又見相如的相貌俊美，舉止瀟灑，不覺大爲傾倒，一顆芳心，竟愛慕着他了。

從那天以後，文君不覺神魂顛倒，日夜想着司馬相如，於是暗使婢女，送一封信給相

如，信中備述欽慕之忱。相如得信以後，心想難得這樣一個紅粉知音，於是在卓王孫的花園外，租賃了一間樓房，他知道那裏接近文君的臥室，便每夜對月操琴，所操的都是些「鳳求凰」之類含有私情的曲子。果然不久以後，文君也在牆內，低低以琴曲相和。相如認爲時機成熟，便買通文君的婢女，遞傳音訊，約她私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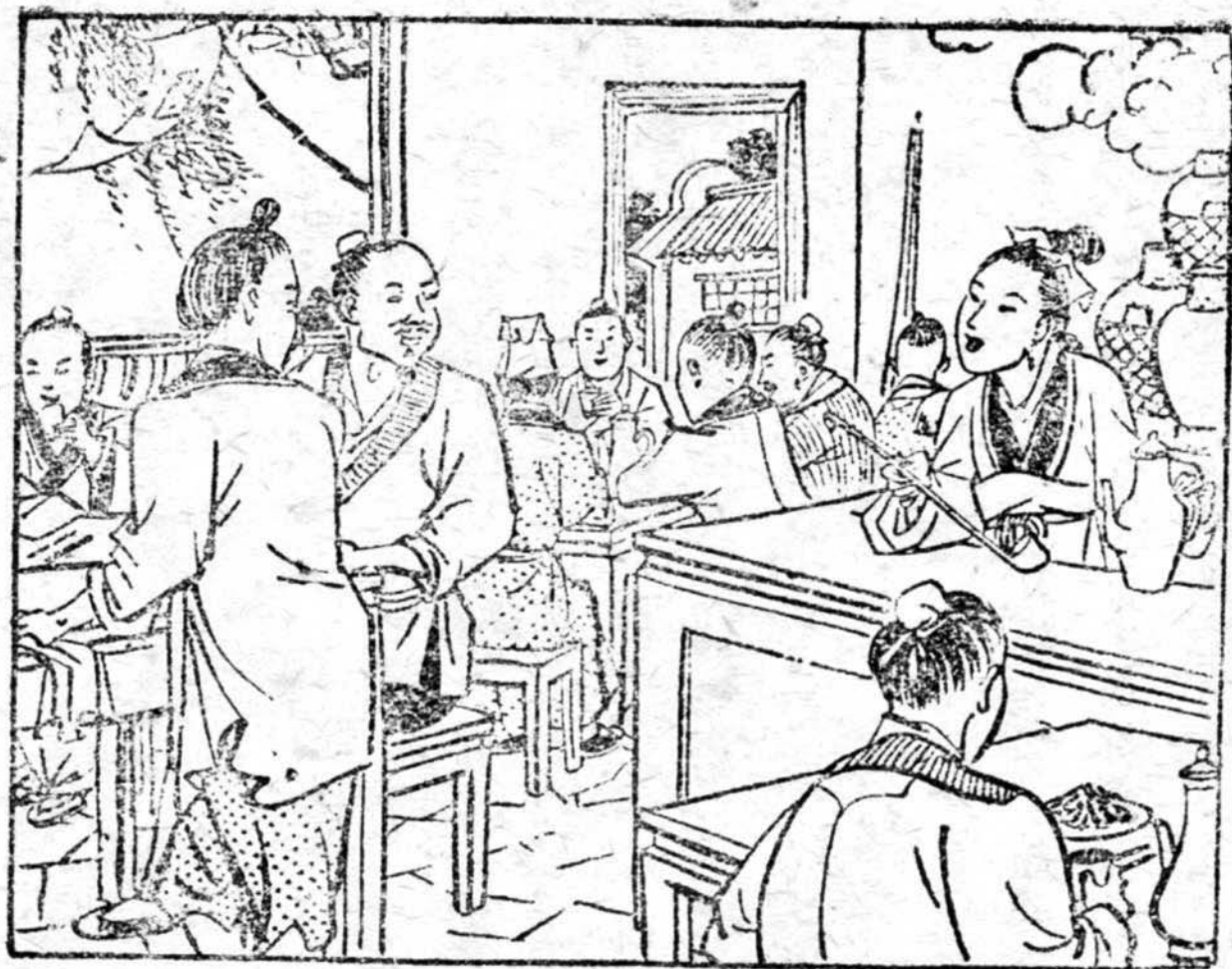
到了相約的日子，文君竟晝夜來投相如，於是兩人偷偷地回到成都，無奈家徒四壁，窮得連飯也沒有吃。相如便脫下所穿的皮衣去換酒，換了酒來與文君開懷暢飲。文君見了這情形，便哭泣着對相如說：「我雖然平生富足，從小嬌養慣，可是並不以貧爲苦，你既然要以皮衣去換酒，爲什麼不去開一月酒店，自己既可喝酒，又可賺錢解決生活。」

「但是，那來這許多資本呢？」相如是個文人，不善經商，聽說文君要他開酒店，却一時手足無措，一籌莫展，不覺愁眉苦臉起來。

「我想這一點資本，總可以想法的，我還有一些釵釧之類的飾物，拿去典賣，也可以值好些錢。」說着，便從身邊把這些金飾取出來，叫相如去兌換。

相信聽從文君的話，便把金飾換了現款，買一酒舍，正式開了一家酒店，文君當墟取酒，招呼顧客，相如自己穿了傭保的衣服，和那些酒保們混在一起，幫着做洗碗抹桌的工作。那些酒徒見有這樣美麗的當墟女，自然是趨之若鶩，因此生意非常發達。

卓王孫自女兒私奔之後，心中大爲憤怒，他認爲這樣的女兒，是污辱他的門楣，他雖是



個巨富，可是他聲明不分一個錢給文君。後來聽說他們在成都開了酒店，文君親自當墟，更是火上加油，認為莫大的恥辱。他的許多門客都對他勸解，說：「司馬相如雖然是貧窮，但是人品優秀，才學超羣，現在不得志，將來一定可以飛黃騰達的。」卓王孫起初仍是執意不從，後來禁不住門客一再解釋，却也心軟起來，便分給文君僮僕一百人，錢一百萬，以及嫁時衣服被褥等物，遣人送到成都。於是相如將酒店收歇，買宅買田，儼如富戶。

後來相如官至中郎將，出使西夷，中途經過四川，臨邛巨戶都以牛酒相迎，以資聯絡。卓王孫是巨富之首，也在歡迎的行列之中，見了相如之後，深慶女兒慧眼識英雄，得了這樣如意郎君，自己還後悔嫁粧送得太晚了呢！

## 二二 風箏題詩

清明時節，風和日暖，民間習俗，有放風箏的遊戲，騷人墨客，更喜歡在風箏上題些詩詞，以顯示自己的才學。

有個韓琦仲和戚佑先兩人，是同窗好友，琦仲不但生得面如冠玉，而且才學豐富。佑先却不然，面貌既生得醜陋，並且學識毫無。兩人在清明節日，也循俗例，一同到郊外去放風箏，琦仲在風箏上題了一首詩，便隨風放去，一時高飛雲際，不料一不小心，斷了絲線，於是風箏隨風飄蕩，墮落人家，兩人非常着急，便分頭去追蹤尋覓。

這風箏隨風起落，結果却落在一家姓詹的花園裏，那姓詹的是一位將軍，出征在外，家中有兩位夫人，大夫人梅氏，生了一個女兒，容貌醜陋異常；二夫人柳氏，也生一個女兒，却生得美如天仙。兩人年齡相若，而且都已長成了。那詹大小姐每日只知遊玩嬉戲，不理女紅；而詹二小姐則端莊靜淑，每日讀書刺繡，孜孜不倦。當這風箏落在她家花園裏時，剛剛她姊妹倆也在散步玩耍，看見這風箏落地，便檢了起來，看見上面有一首詩，詩意極佳，二小姐一時技癢，便依韻和了一首，大小姐便慫恿她妹妹再寫在這風箏上。大家玩了多時，才各自散去。

那時琦仲追蹤尋找風箏，見落在詹家的花園內，便敲門進去索取，被大小姐在門縫中窺見琦仲品貌俊秀，十分愛慕，便叫乳娘把風箏送還，假說這風箏上的詩是她做的。琦仲見了以後，覺得詩固然做得好，就是字跡也非常娟秀，心裏就十分歡喜。大小姐更囑咐乳娘對琦仲說：『郎君倘若有意，請於今夜在此相候，以謀歡晤。』

琦仲心想這種奇遇，豈能錯過，於是滿口答應，取了風箏而去。到了晚上，便在水園門外等候，果然隔不多久，那個乳娘便出來領他進去，一路曲曲折折，穿門入戶，到了大小姐的臥室。

這時室內燈光熄滅，互不相見，琦仲以為小姐怕羞，故而在黑暗中與他相晤。到了和大小姐互通姓名，並提起風箏上的詩，不料言語不符，似乎這小姐並不通詩文，琦仲心中正在狐疑，那大小姐竟對他拉拉扯扯，求歡起來，駭得琦仲大驚失色。這時恰巧乳娘取燈進來，才看清楚大小姐的真面目，原來並非絕色女子，却是個醜陋怪女，可是那詹大小姐見着琦仲的俊俏面貌，更是愛不忍釋，緊攬着不肯放手，急得琦仲拚命掙扎，才算奪門而出，亡命逃歸。以後他便出門投考去了。

戚佑先平時不好好讀書，却專喜尋花問柳，他的父親也是縉紳，心想這個兒子不務正業，終非了局，便急急想替他成親。佑先聽得詹家二小姐生得貌若天仙，一定要父親挽媒去說合，父親只得依了他的主意，央媒作伐。不料這媒人到詹府，正遇着梅夫人，梅夫人心想



自己的女兒生得難看，將來擇婿一定困難，現在戚家既來求婚，那有先嫁妹妹的道理，不妨就胡亂地答應下來，預備將自己的女兒嫁過去，等到迎娶過門，木已成舟，也只好將錯就錯了。於是便對媒人答應婚事。佑先即擇吉前來迎娶，梅夫人便把大小姐打扮新娘，讓花轎抬了過去。

及至洞房花燭夜，佑先進入新房，揭起紅巾，要緊看看這美貌嬌娥，不料一看，却是個醜女，心中大爲憤怒，便嚷着要把新娘送回去。後來總算梅夫人從中說好說歹，委曲求全，才息了這風波。其實這兩人的面貌一樣醜陋，半斤八兩，正好匹配，一對醜男女，正好作夫妻。

琦仲應試及第，竟中狀元，他恩師見他年少未娶，便替他作媒，那新娘便是詹家的小姐。因爲詹將軍累積戰功，位居顯要，和琦仲的恩師同朝爲臣，故肯從中說合。不料琦仲聞訊之下，心想當年曾見過詹家的醜女，那詹小姐不是她還有誰？這醜陋的容貌，那下流的品性，直到如今想起來，還令人作嘔，現在竟有人爲他作伐，要他娶來作妻子，無論如何，也不肯答應。恩師見他執意不肯，認爲他不近人情，竟強爲作主，訂了這婚姻。琦仲迫於情勢，又不敢不答應，只得長吁短嘆，自怨薄命。

琦仲是入贅詹家的，直到成婚那一天，人家只道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是人生至樂，如今琦仲却把這兩件樂事兼而有之，一定眉飛色舞，喜不自勝了。誰知琦仲却在洞房中低頭

不語，悶悶不樂，兩眉深鎖，唉聲嘆氣。他心想這個醜女坐在那裏一聲不響，一定想起那晚私約之事，慚愧得不敢見我了，於是便不理新娘，悄悄地去睡覺了。

那詹二小姐見了那新郎進入新房，長吁短嘆，連理也不理她，獨自去睡了，心裏也很懊惱，便開門到母親房中去睡。

那柳夫人驚問情由，二小姐便把琦仲進房後的情形詳細說知，柳夫人也非常驚奇，便到洞房裏去質問琦仲。他便將風箏題詩和晚間約會的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柳夫人聽說她女兒竟有這樣的事，當然也怒不可遏，便回去再問女兒，怎麼會做出這種不端之事？二小姐受了這不白之冤，莫名其妙，轉念琦仲竟這樣嫌棄她，悲不自勝，不禁哭泣起來，並且設誓說明自己並不曾有這污行。

後來柳夫人再加盤問，才明白這一定是大小姐所為，便問琦仲可曾看見小姐的面貌？他說：『看得清清楚楚，這樣的醜陋，可說舉世無雙！』柳夫人便叫二小姐出來讓他一見，琦仲勉強揭起紅巾，仔細一看，並非是醜女，竟是個絕色女子，這一驚非同小可，知道自己纏錯了人，覺得太冒失了，心中十分不安。柳夫人見事情已弄清楚，便回去睡覺了。

不料二小姐不堪受此委屈，竟哭着不肯答應，琦仲無奈，只得跪下賠罪，二小姐方始寬恕他，答應和他同房。以後兩人恩愛非常，閨房生活，和諧親愛。不想這小小的風箏，却引出了這樣的錯誤，成就了這美醜兩種因緣。

## 二二三 僕婦傳箋

漢朝時候，臨淮地方有一個武士出身的武公業，任職河南府功曹參軍，他雖然生得粗魯，可是有個愛妾叫步非煙，却生得容貌妍麗，知書能樂，詩詞歌賦，無一不精，很得公業的寵愛。不過非煙是蘭閨秀質，對於這糾糾武夫的丈夫，總覺有些不滿，所以常常鬱鬱不歡，自嘆薄命。

公業宅第的隔壁，住着一家大族姓趙，崇樓峻宇，氣概非凡，也是官宦出身。趙氏的兒子趙象，年方弱冠，不但飽學能文，而且生得端秀非凡，宛如粉裝玉琢一樣，兩家雖比鄰而居，却絕少往來。

有一天，趙象在自己花園高處眺望，却把武府裏的庭臺樓閣，看得一覽無餘，趙象年少好奇，於是便爬到極高處，想看一個究竟。正在這時，非煙在庭中倚欄沉思，那副秀雅絕倫的容姿，都給趙象看見了，不覺神魂顛倒，心想天下竟有這樣絕色的女子，真是叫人相見恨晚，從此朝思夜想，寢食俱廢。

趙象因爲一心思慕非煙，總想設法一見，然而兩家隔絕，無法稍通款曲，便設法買通武家的閹人，把自己思慕非煙的意思告訴他，請他幫忙傳遞消息。然而閹人也以男女有別，內

外隔離，無法見到非煙，這個忙實在無從幫起。可是又禁不住趙象的利誘，不便置之不理，於是叫他的妻子見機行事。

閨人的妻子恰巧是侍候非煙的僕婦，很得非煙的信任，乘機便把趙象欽慕的意思告訴非煙，非煙聽了她的話，並不憤怒，只是含笑不語。僕婦再探詢非煙的意思，她輕輕嘆了一口氣，對她說：『那天我也曾窺見趙郎，才貌雙絕，塵世難求，不過我此生福薄，不作他想，恨不相逢未嫁時，公子深情，不敢領受！』

僕婦把非煙的話和見非煙的情形，都告訴了趙象，趙象大喜若狂，做了一首詩，再交僕婦帶去，詩中盡露思慕之意。非煙也寫一詩作答，詩中表示武氏粗悍，並非良配，公子雖屬多情，而失身之女，已經無緣了。趙象得詩以後，日夜吟哦，珍藏愛護。此後趙象雖然常常做了詩差僕婦送去，可是却沒有得到回音，連僕婦的蹤跡也不常來，趙象心中焦慮不堪，坐立難安，怕非煙後悔前情。遂每晨在花園中高處朗誦非煙送來的詩篇，循環不歇，可是也不見什麼反應，就是武宅庭院中，也是沉靜寂寞，杳無聲息。

這樣過了十多天，趙象正徘徊無主之時，僕婦來了，並且帶來了非煙所贈的錦香囊，趙象得了，愛如拱璧，把它藏在貼身衣內。僕婦對趙象說道：『夫人叫我傳語趙郎，十天沒有信來，非爲別故，因爲她偶染微疾，所以不能執筆，請趙郎勿念！』

趙象聽說，不勝歡喜，便寫一信，託僕婦帶去，信中除了對非煙慰藉一番，勸她珍重玉

體，並且字句之間，暗暗要求與她一會，藉傾肺腑。

武公業在府中公務非常繁忙，並且每隔數天，便須值夜一次，而他的姬妾又非常衆多，難得到非煙處住宿。

非煙得到趙象的信以後，雖然沒有明白表示，但低頭沉思，默然不語，縱無應允的話，却有默許之意。僕婦窺此情形，知道時機成熟，便暗暗告訴趙象，叫他安心等候。趙象聽了這消息，不勝歡喜，只是焚香虔禱，希望這一天早早來臨。

有一天晚上，僕婦突然到趙象處來，對趙象說：「趙郎願意一見神仙嗎？」趙象驚奇地問是什麼意思？僕婦就告訴他，今夜武公業又在府內值夜，已經探得非煙的意思，答應和他相會。臨走的時候，又對趙象說：「你家前庭和非煙的居室，只有一牆之隔，你不妨在那裏越牆過去，與她相會，千萬不要失約，坐誤良機！」說着，便哈哈大笑地出去了。

趙象等到夜深人靜，便在牆上架一長梯，登牆一望，果然見非煙的臥室內，還是燈燭輝煌，便攀住一樹，緣樹而下，輕步向非煙臥室走去，行近階前，只見非煙盛裝倚欄，對月而立，儀容端麗，風度秀美。趙象急上前拜見，兩人相遇，大家喜不自勝，竟連一句話也說不出，對立良久，四目互視，喜極淚下。

兩人在廊下佇立多時，才雙雙攜手同入臥室，只見裏面燈燭明亮，佈置精雅絕俗，兩人在窗前榻上並肩同坐，互訴情愫。非煙依在趙象懷中，輕輕地對他傾訴：「妾身不幸，幼喪



父母，中間不幸被媒妁所欺，誤嫁武夫，既無風情，又少溫柔，春宵良夜，暗自傷神，花前月下，自嘆薄命，自思此生零落，已經沒有重蘇之望。不料多蒙公子多情，惠賜好音，讀了這華麗詩篇，使我不勝嚮往，又見了公子的儀容，使我不能自持。今夜相約，請勿當我是個放蕩下賤的女子才好！」說罷，便嚶嚶哭泣起來。

趙象連忙向她安慰，把她擁在懷裏說：「小姐恩情，小生沒齒不忘，縱然海枯石爛，此情不渝！」兩人談至深夜，遂同入羅帳，極盡繾綣之樂。直至金雞報曉，再送趙象到牆下，非煙又對他泣道：「今日相遇，乃是前世因緣，既經失身，但願永愛！」趙象也指天爲誓，決不相棄，便躡牆緣梯而歸。此後只要公業到府中值夜，便約着躡牆幽會。

不幸後來非煙爲了貼身婢女偶犯小過，怒加鞭撻，婢女怨恨，乘機便把這隱情告訴了公業，被公業識破姦情，將非煙打死。趙象聞訊，悲痛欲絕，便出家雲遊，不知所終。

## 二四 觀音做媒

浙江雲和地方，四圍皆山，風景清美，山中居民，聚居成村，以耕讀紡織爲生，安居樂業，彷彿世外桃源。當地風景最雅麗之處，首推城外東北一帶，其窈窕曲折的環境，如同仙境，但聞幽鳥啼於茂林，只見鮮花開在澗邊，山中人淳樸忠實，從來少見外人蹤跡，祇有陸薛兩姓，因此該處就叫做「陸薛村」。

這一年的春天，在陸薛村裏面忽然來了一位外面的客人。這人姓張，名翔鳳，是一位極有見識的飽學之士，因爲躲避外面的戰亂，就從故鄉吳縣遷移到山裏來，妻室早已亡故，隨帶一子，名叫湘生，年已十八。父子兩人，相依爲命，勤儉度日，每天在耕讀之餘，就吟詩作賦，排遣閒情。翔鳳原擅於繪事，暇時更畫了許多作品，贈送村人，融融洩洩，相處歡洽，翔鳳並且把陸薛村改爲「綠雪村」，村中人更爲贊美。

寒來暑往，季節又已到了隆冬，翔鳳父子自從來到綠雪村之後，不覺將近一年了，這時他家裏的生計，一切已經粗有安排，父子兩人靠着山田數十畝，得以安穩度日。翔鳳暇中教

授湘生詩文，極有進步，心中更是欣慰。

一天，天氣突然酷冷，天際降下了漫天大雪，但見一片白色，罩蓋着山間各處，真是美麗極了。翔鳳在家裏教授了湘生幾篇文章，看到雪已慢慢停止，就加上了一件衣服，出外觀賞雪景。循着山間樵子走着的路徑，不覺爬上了一處極高的山峯，縱目四望，但見大地一片銀色，宛如粉粧玉琢，俯瞰綠雪村中，炊烟處處，如白霧一般，籠罩了全村。翔鳳再回身朝山那邊一望，祇見白雪堆滿在株株松林上，綠白交輝，美到極點。而在綠白兩色之間，還見了一角黃牆，清麗非常，翔鳳看到這裏，不覺奇怪起來，因為自從來到綠雪村之後，從來沒有知道這裏還有這麼一所廟宇。那時，一陣風吹來，還聞到一片閣閣的木魚聲音，一時好奇心鼓動了他，就朝山那面走下去，向廟的那邊走去。

翔鳳從山上走到廟門前時，因為給雪水的侵襲，所以衣履已經十分污濕，但是他的興致還是很高。定神朝上面一望，但見「慈音庵」三個金字，他方始知曉，這原是一座尼庵。接着推動那扇菴門，伊呀一聲，閣閣的木魚聲亦立刻停止，裏面問着「誰呀？」接着走出一位二十三四歲的素粧佳人，淡掃蛾眉，不施脂粉，可是面靨透露着天然的紅潤，身上發散着一陣自然的香氣，翔鳳看到這位女郎這樣端莊秀美的容色，不覺肅然起敬。

經過了相互的寒暄，翔鳳知道這處庵堂裏，原祇有一位六十餘歲的師太法蓮，在一年之前，這位女郎帶同了姪女，因為躲避兵災，到綠雪村來投奔親戚，可是這門親戚早已亡故，



一時無處安身，就暫時寄居在慈音庵裏面，跟隨着法蓮師太唸唸經典，種菜織布暫時度日。女郎姓陳名叫素娥，姪女的名字叫做雯蘭，原籍元和，還是翔鳳的蘇州同鄉。

翔鳳在慈音庵裏流連了片刻，和法蓮師太及素娥姑姪談得頗爲投機，法蓮師太本早已曉得了翔鳳的大名，就請他爲庵裏畫一幅觀音大士的聖像，翔鳳亦滿口答應，並約定繪好之後，再送到庵裏來。說畢，告辭回家，再爬過了高嶺，回到家中，湘生早已把課藝做好，等候着父親回來，等到翔鳳回到家裏，湘生連忙替他更換袍掛鞋襪。吃完晚飯，父子雙雙安寢，一宿無話。

明天一早，翔鳳就盥洗起身，連每天照例教授湘生詩文的事情都擱在一邊，急忙端正了繪具，把觀音大士的圖像開始繪畫起來。這是一幅一丈餘高的巨幅精工作品，翔鳳以極誠懇的心情慢慢寫作，每天從早到晚，伏案不息，畫着莊嚴聖潔的觀音大士聖容，畫中神像，宛如法蓮般的慈祥莊淑，宛如素娥般的美麗窈窕，宛如雯蘭般的年輕秀潔。翔鳳在這幅圖畫上，一共化費了七天的功夫，終於全部完工。同時在綠雪村裏面，早已轟傳了翔鳳繪畫觀音大士巨幅聖像的新聞，每天在門前窗外，聚集了許多好奇的村人，耐着性仔細地看着翔鳳一筆一筆地繪着，是如此美麗莊嚴，是如此五彩絢爛，村中人都驚奇這幅觀音像的偉大，並且深深地欽佩翔鳳的才華。

在觀音大士像完工後的明天，翔鳳特地更換了整潔的衣履，同着湘生恭恭敬敬地挾了這

一幅傑作，走上了通到慈音庵的山徑。這一天，正是陽光和煦，天清氣朗，在嚴冬的太陽下，許多小鳥唧唧地飛翔着。當翔鳳父子悄悄地走到了山頂時，這時一幅奇景突然出現在他們的面前——許許多多的村中人，都捧了香燭，立在通到山下庵門的路旁，十分誠心地在恭候，並且看到下面庵門是洞開着，有好幾個人都跪在地下，像在等待他們。這真使翔鳳不勝驚異，因為他事先並不曉得這件事已引起村中人這麼轟動呀！

當翔鳳父子在眾人簇擁着到達庵門時，看清楚地下跪着的正是法蓮、素娥、雯蘭三個人，在大家唸着佛號聲中，翔鳳十分恭敬地把觀音大士的聖像張掛在廳堂正中。這時大家唸佛號的聲音是更響了，香烟繚繞，真是肅穆萬分。

「大家請靜一靜！」突然這位六十多歲的法蓮師太這樣地說着，接着大家就頓時靜了下來。法蓮接着說：「這是觀音大士的意思，叫我今天來對大家宣告，昨天晚上我曾經夢見觀音大士，說張先生這一次替她繪製聖容，使她十分高興。現在，她願意做一個現成的媒人，就是把素娥小姐許配給張先生，雯蘭姑娘許配給湘生官人，不知道大家的意思怎樣？」

「好哇！」當村人聽到這件令人喜悅的新聞時，不禁這樣齊聲地高叫着。這時祇是使翔鳳和湘生慚愧得無地自容，素娥和雯蘭却害羞得早已躲到後面去了。

就這樣迅速地完成了翔鳳和素娥，湘生和雯蘭的美滿因緣，在村人一致決議下，父子姑姪兩對，雙雙在村人擁護之下，離開了慈音庵，送入了張家的屋子。當天晚上，村中人預備

了豐盛的酒席，爲張氏父子道賀，熱鬧萬分，待送入洞房以後，村中人也就不去。

這一樁「觀音做媒」的佳話，至今還流傳於當地人的口中。其實，這是法蓮師太故弄玄虛，成就翔鳳父子和素娥姑姪的一段因緣。

## 二五 蘭蕙聯芳

吳縣有個姓薛的富戶，以販米爲業，家住在姑蘇閶門外萬里橋畔，生有兩個女兒，長名蘭英，次名蕙英，都聰明秀麗，能詩能文。父親對這兩顆掌上明珠，非常愛護，特在宅內建一所樓房，名曰「蘭蕙聯芳樓」，把她姊妹兩人的名字都嵌在裏面。這時有個承天寺的和尚，善畫水墨蘭蕙，她父親便把樓中牆壁粉刷白淨，請那和尚來家，在牆壁四周遍畫蘭蕙，使人一登此樓，便覺如入蘭蕙之中，謫然如被春風。

蘭蕙姊妹兩人，每日在這樓上，讀書吟咏，曾集詩篇數百首，刊印成冊，名曰「聯芳集」，一時傳誦，譽爲佳構。

這一「蘭蕙聯芳樓」下臨護城河，往來船隻很多。這裏離寒山寺不遠，夜深人靜，常常聽到寒山寺的鐘聲從水面上飄來，所謂「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的詩句，描畫得一些不錯。那時蘭英已經是雙十年華，就是蕙英也已二九佳人，她父親因爲她姊妹兩人，

美貌多才，立意要選兩個佳婿，才好配匹，而一時又無適當人選，因此蹉跎因循，延誤青春。兩人吟咏之餘，常常也倚窗遠眺，每傷秋月春花，等閒虛度，柔情密意，盡付東流，不覺自怨自艾，長吁短嘆。

這時崑山有個鄭志瑾，也是個大族，他的父親以經商爲業，與薛家素有交誼。志瑾常常販運貨物到吳縣來，每到，必泊舟萬里橋下，拜訪薛翁。薛翁也因與他家是世交，對於這後輩，也非常愛護，每次必好好款待，殷勤周旋。

志瑾年青貌美，性情也非常風雅。在一個夏天，又押貨來到吳縣，在萬里橋停泊後，照舊去向薛翁請安。返船後，以盛暑苦熱，於是在黃昏薄暮時候，在河中洗一個澡，溶溶碧波，涼爽非凡，頓時身心爲之一快，於是隨流浮沉，逐波戲水。不料這臨河樓上，便是蘭蕙兩人的臥室，志瑾在入浴時，她姊妹兩人正在窗縫中偷窺。這時雖近黃昏，而餘暉猶存，所以志瑾的面貌體態，都被她們一覽無餘，不覺爲之心動。於是順手在盤中取出一枝雙顆荔枝擲下，正丟在志瑾身上，志瑾驚奇之下，不明究竟，仰首探視，只見紅樓高聳，也看不見是那一個，但聞吃吃笑聲，自窗戶間傳出來。志瑾雖知其意，但是自己並非彩鳳，那來雙翼？也只好望樓興嘆而已。

等到夜深月上，萬籟俱寂，志瑾細想黃昏時的遭遇，十分蹊蹺，再看高樓之上，燈燭猶明，不知是誰家香閨？正在狐疑揣測之時，忽見樓窗輕啓，窗上掛下一條繩梯，窗口俯伏着



忽見樓窗輕啓上掛一條繩梯

的是兩個美貌的少女。志瑾到這時自己也情不自禁，就緣梯而上，與蘭蕙相見，問明姓名後，知道是薛翁之女，更是喜不自勝。三人遂攜手入房，同圓好夢，直到天色破曉，志瑾再緣梯而下。

從此以後，三人無夕不會，蘭蕙兩人又作了許多詩篇，以作紀念。志瑾文才雖然不及兩女，但是相當聰慧，也作詩答贈，這些詩篇都由兩女珍藏繡篋內，愛如至寶。

有一天，三人歡聚以後，志瑾忽然悵惘地對蘭蕙兩人說：『我本是年輕識淺，放蕩不羈的人，承二位小姐厚愛，不恥下顧，但是此事令尊知道之後，一定勃然大怒，非但要加阻止，恐怕還有更大的禍患。我在此是旅居性質，而且商事一了，總有一天要離去，萬一事發，不知何年何月，才得重見？』說着，不覺

哽咽泣下。

蘭英聽了志瑾這樣說，也愁鎖眉稍，悲不自勝，對志瑾嗚咽道：「我們姊妹兩人，幼讀詩書，深明禮義，並非不知道私會之恥，無奈歲月催人，自感傷春，無意中偷窺郎君的面貌體態，不覺神往，遂作毛遂之自荐。承君不棄，寵愛有加，我們雖然未曾明媒正娶，而既經同衾共枕，又訂海誓山盟，一言已定，豈能挽回。萬一將來父親探悉隱情，能從我們所請，便永奉箕帚，倘不能如願，只有一死了之！」

蕙英也說：「我們姊妹，兩人同心，在家是同生姊妹，出嫁時是娥皇女英，我早已不顧名義，與姊同事一夫，承君雅愛，並蓄兼收，繾綣均施，真是欣喜莫名。以後決心追隨姊氏，侍奉郎君，萬一有變，也只有以死相報！」二人說着，不覺大哭起來。志瑾連忙好言勸解，三人合抱一起，難捨難分。不覺金雞報曉，天色將曙，志瑾只得含淚告別，緣梯下樓歸船。

這時志瑾的父親以志瑾去吳縣經商，迄無音訊，於是寫信給薛翁探詢消息，催促他早些回去。而薛翁也覺志瑾的事，早已完畢，理應早些歸去，而他却一留多時，未見啓程，心裏十分疑惑，便暗暗加以注意。又見自己的兩個女兒每日也是心猿意馬，神魂不定，更是驚奇，於是一面催促志瑾早歸，一面留意女兒的行跡。有一天，在「蘭蕙聯芳樓」上，無意間在女兒的繡篋中，發現了三人的詩篇，全是記幽會的情形，大爲震怒，便向蘭蕙兩人盤詰。

知道三人私通的真相，心中雖然憤恨女兒無恥，夤夜約人幽會，志瑾不義，勾引少女，但是轉念事已至此，察醜不可外揚，況且志瑾年少英俊，誠實風雅，和他父親又是多年交好，也是門當戶對，便把成全之意，寫信告知鄭翁，鄭翁當然一諾無辭，便遣媒議婚，同時因爲蕙英堅持要與姊同嫁，父親拗不過她的意思，便將她一併嫁於志瑾。人家見了品貌雙全的姊妹同嫁一夫，無不羨慕志瑾的豔福。薛翁把「蘭蕙聯芳樓」開爲新婚洞房，三人在內，吟風弄月，飲酒賦詩，快樂得不得了。

## 二六 佛樓琴韻

書生潘必正，少年英俊，瀟灑風流，自幼用功讀書，孜孜不倦，琴棋書畫，無一不精。他有一個姑母，因爲歡喜禮佛吟經，便建一白雲庵，自爲庵主，收了很多女徒，虔誠禮佛。白雲庵環境清淨，風景幽美，很適宜於靜心讀書，必正便徵得姑母的同意，搬到白雲庵後面空屋居住，他姑母是非常寵愛他的，就答應了他的要求。必正搬來以後，一心用功，學業很有進步。

這些女徒中間，有一個法名叫妙常的，本姓陳，生得花容月貌，嬌豔非常，因爲從小多病，她父母便把她送入白雲庵出家爲尼。年長之後，除了靜心吟經之外，還喜歡吟詩操琴，



便不再客氣取琴過來彈一曲

那些文雅的事件，她件件都能，無一不精。

白雲庵中有一座白雲樓，妙常便住在樓中，那樓距離必正的住所非常近。月白風清之夜，妙常在夜課之餘，便取出古琴，調絃撫弄，音調清越，令人聽了有出世之想。有一夜，必正讀書之暇，看着月白風清，便到庭前散步，聽着琴聲，非常美妙，不覺循着琴聲，信步走到白雲樓前，在窗前竊聽，知道他姑母的女徒妙常在彈琴，他久慕妙常的美色，又聽到清越的琴韻，更爲神往。必正看得妙常的門兒半掩，不禁輕輕推門進去。

妙常起先吃了一驚，後來見是潘必正，不免含笑招待。她知道必正也精於琴曲，便要請教一曲，必正謙遜一下，便不再客氣，取琴過來，彈了一曲，曲意裏暗暗透露一點挑逗的意思，妙常明知其意，却絲毫不動聲色。必正又



求妙常彈了一曲，又用言語來挑動她，看她似是有情，又似無意，弄得必正心中忐忑不定。那妙常是年青女尼，本來耐不住青磬紅魚的生活，自從必正來到白雲庵以後，看他年少英俊，不覺心猿意馬，又見他有意地挑逗，更是春心飄蕩，塵念頓起。以後遇見必正時，也有意無意地流露愛慕之忱。可是總爲了他姑母在面前，不便去向必正兜搭談話。

有一天晚上，必正偷偷地溜進了妙常的臥室，這時妙常正在佛殿上做晚禱，房裏一個人也沒有，必正便一人在燈下翻看妙常桌上的書籍，翻了一刻，突然在她書籍中夾着兩張花箋，上面全是寫的情詩，內容充滿了青春的慾燄和思凡的意念。必正見了以後，如獲至寶，非常歡喜，便把詩箋放在懷裏。這時房外忽然聽見有人行走的聲音，必正連忙躲在帳後，等到門開了之後，原來進來的就是妙常，必正仍舊躲在帳後，一聲不響，靜看她的動靜。妙常進房以後，脫了衣服，熄了燈，預備上牀睡覺，這時必正便偷偷地溜出來坐在牀上，等到妙常揭帳上牀，坐了下去，正坐在必正的懷裏，妙常大驚失色，驚問是誰？必正便說出了自己的姓名。妙常連忙穿衣點燈，對他發怒道：「你算是什麼意思？褻瀆佛地，欺侮弱女，那還了得，快同我見你姑母去！」

必正却有恃無恐地取出懷中的詩箋，笑嘻嘻地對她說：「好一個佛門子弟，竟做出這種香豔的情詩來，快同我去見姑母理論！」

妙常見自己的祕密，已被他知道，也不禁臉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好聽着必正隨意

輕狂，況且她私心也是非常愛着必正的，便落得順水推舟，隨了他的心願，兩人互誓婚嫁，永不分離。

後來日子一久，被他姑母看出破綻，覺得姪兒少年未娶，和年青的女尼常常見面，總做不出什麼好事來，便逼着必正進京應試，求取功名。必正聽着姑母說出一篇大道理，也沒有什麼話好再留在此處，然而想想要和妙常分離，不覺又心如刀割。姑母探得隱情，要他馬上就動身，並且不許和妙常話別。必正只得悵惘地把行李搬上船去，他姑母監視着開了船，才安心地回到庵中。

開船以後，順流而下，必正只見江水滾滾，長流不已，心想和妙常不知何時才得相見？不禁獨坐船頭，低頭垂淚。正在這時，只見後面一船如箭的飛來，駛近一看，船頭上坐的不是別人，正是妙常。於是靠攏過船，問起情由，原來妙常知道必正被姑母逼走，心裏悲痛異常，等到必正登舟出發，便暗地僱了一隻船追趕前來，與必正相會，兩人雙雙逃走，後來便成爲夫婦。

## 二七 娶妹作姑

明朝時候，江蘇吳江地方，有個馬元美，世代積德，家資頗厚，只是歷代軍傳，宗族近

房絕少。娶妻王氏，生得一子，取名必昌，生得相貌清秀，詩書滿腹。到了年長，聘馬元美老友唐有德的長女爲媳，她名長姑，生得聰明賢慧，極有見識，非特她妹妹幼姑對她極爲尊敬，就是唐有德夫婦，對於她的處事應世，也深爲佩服。

後來必昌長姑兩人，年已長成，便擇吉成婚，一雙夫婦，郎才女貌，閨房之間，非常和睦。這時她的婆婆病故，長姑悲痛非凡，料理喪葬諸事，井井有條。馬元美因爲年已六十多歲，不能再處理家務，便把家中銀錢帳目，都交長姑管理，她處事克勤克儉，比她婆婆在日，更爲精細周到。她性格又極和平，待人接物，十分誠懇，所以深得僕婢們的敬服，不敢欺她年青，胡作亂爲。

直到滿服之後，長姑生了一子，正是閤家歡喜，大家都說是馬元美積善之報。不料晴天霹靂，村中瘟疫盛行，病死者很多，必昌和他的兒子，相繼染疫而死，馬元美喪子喪孫，長姑失夫失子，兩人呼天踏地，日夜悲號，弄得全無主意。

一年後，馬元美的好友，見他喪子絕後，終非了局，便勸他納妾，好生子以繼宗祀。元美對他的好友說：『我本有子有孫，一旦同時身死，這是天意，應該無後，况肯作妾的，大抵小家女子，嫁我垂暮的人，豈能相安，恐怕子不能生，反弄出許多醜事來，白白污辱門風，此事斷斷不可！』又有人勸他續娶，馬元美又道：『若續再醮之婦，自然不好，必聘人家閨女，我年近七旬，而娶少女，一旦身死，又添了一個少年寡婦，不是害了她的一生』

嗎？」於是他執意不從。

長姑聽公公如此說法，也深以為然，然而轉念馬氏世代積德，難道竟得了這樣下場，將來做孤魂野鬼不成。想來想去，只有勸公公續娶，以續後代，還有一線希望。又看公公年紀雖老，而精神甚好，何以見得不會生育？

有一天，長姑爲了要試公公的精力如何，便喚小婢不要把溺器送入公公房中。換了一灰畚箕，讓他在灰畚箕中小便，明天早晨，再送給她看。小婢果然依了她的話，把灰畚箕送了進去。明天取去給長姑一看，見公公所溺之處，灰跡甚深，並不散亂，因思公公精力尚足，定能生子，將來可以續娶。又想續娶婆婆，必得性格溫柔，婆媳間方能一心一意，安度時日，倘如公公所言，果娶一個不好的，情性乖張，作事顛倒，不唯生兒無望，恐怕公公年老之人，也受不了這種氣，非特無益，反而有害。

長姑想來想去，想不出一個解決辦法來，忽然想起她同胞妹妹幼姑，爲人謹慎，性情和平，平日對她的話，百依百順，倘若娶得她來，做我的婆婆，既得生子，傳馬氏後代，又與我同心合意，方是萬全之策，但是年齡相差太多，老少不對，唯恐妹妹不肯答應，一人在牀上，想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回到娘家去了。

有德夫婦，聞女兒歸寧，非常歡喜。只見長姑進來，一言不發，雙膝跪倒，放聲大哭道：「馬氏絕了後代，女兒將永無出頭之日了，望爹娘救我一救！」有德見此光景，大爲驚

駭，自付長姑素守閨訓，今來求救於我，難道不能守寡，意欲改嫁，求救父母作主不成？便叫她起來，坐了再說。長姑抵死不依，一定先要父母答應，倘若不依，便死在她父母的面前。

有德只得答應了她，叫她快說。長姑便把想爲公公續娶，以延後代的話，又把人選的利害詳細陳述。最後長姑說：『我現在已看中一人了，便是我的妹妹幼姑。』有德夫婦聽了，十分駭異，自然不肯答應。長姑見父母不允，便哭着要自盡。有德無可奈何，只說：『你去問你的妹妹，她若答應，就依你的意思辦理，她若不願，我也不能強作主意。』有德這話，原是推諉之詞，心想她公公年近七旬，幼姑年方十九歲，豈有肯嫁這白髮老翁的道理？一定是不肯答應的。

長姑聽說，便向父母磕頭起立，預備去問她妹妹，等到見了幼姑，幼姑便說：『姐姐的意思我都知道，我答應就是。』

原來長姑在哭鬧的時候，幼姑已在屏後聽得清清楚楚了，聽得姐姐的主意一本大義，自己也只好見義勇爲，本想跑出去就答應，只是事關自己的親事，到底年小，難免羞恥，只好在後房等候消息。那長姑見幼姑竟然答應，高興得了不得，便請父親寫了庚帖，返身回家，爲公公做媒去了。

那馬元美在家裏，見媳婦匆匆地去，又匆匆地來，心想不知爲了何事？長姑返家照樣跪

地哀哭，把對父母一套，如法泡製，把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大道理，說了一遍。及至元美答應續娶，便又把要爲她妹妹做媒的話說了一遍。那馬元美聽了如何肯依，一來他和唐有德，誼同手足，如何好娶他女兒爲妻，二來幼姑年方十九，嫁他這個白髮老翁，那有幸福可言。況且別人談論，叫他怎樣見人？故而執意不從。禁不得長姑以生死爲要挾，才無可奈何地勉強答應了。

長姑見兩方俱答應了，便料理行聘迎娶，內內外外，都由她一人主持，弄得有條不紊，十分細到。元美以臨老做新郎，總覺有些難爲情，便終日躲着不敢見人，等到吉期到臨，要去迎娶時，才不好再避，無可奈何地打扮新郎，與幼姑拜堂合卺。

那幼姑生得花容月貌，豔若天仙，與元美一比，真是白髮紅顏，好似一樹梨花壓海棠，大家稱羨不置。當日進房同宿，明日合家見禮，長姑盡子媳之禮，在下大禮拜見，幼姑公然上坐受禮。及至房中相見，便敘姊妹之情。

從此元美和幼姑，夫妻和順，恩愛非常。就是姊妹二人，協力家務，也是和衷共濟，十分發達。幼姑結婚之後，翌年就生一子，全家大喜，以後便接連生了兩子，不唯元美對幼姑感激，連對長姑也如重生父母一樣。

後來元美壽至九十五，與幼姑做了二十六年的夫妻，三子均居高官，家務日見昌隆，長姑幼姑，也俱享高年，遠近人士，一時傳爲美談。

## 二八 難中奇緣

清代洪楊之役，江南數省的地方，都遭受戰禍，各地的人民，爲了保全性命，祇得扶老攜幼，盡室奔逃。

當洪軍逼近杭州附近時，杭城的大小居戶，都早就紛紛逃避，其中有一位少年書生蕭大玉，父母早已亡故，原依伯父在杭州作賈爲生，倉卒間，兩人奔逃到東城之外，因人多擠軋，加以伯父年邁，而大玉又急於逃難，竟和伯父失散。正當大玉徬徨無措的時候，後面忽然傳來一陣謠言，說洪軍已經殺進杭州城了。因此逃難的人羣中，更惹起一陣騷亂，大玉隨着人潮向前倉皇奔跑，眼見已是無法再找尋伯父，祇得隻身而去。

大玉與伯父失散之後，隨着大羣的難民，一路曉行夜宿，雖然時時不忘記到處打聽伯父的蹤跡，但是那裏找得到一點音訊，也祇得罷了。好在和伯父兩人逃出杭州時，當時大家把銀兩分成兩份，各自帶在身邊，並且約定說如果中途失散，可會齊在泰州大街上三和樓茶館店主（大玉的舅父）處會面，所以他也安心地向北進行，一心希望趕到泰州，等候伯父。

幾天之後，大玉已到達丹徒縣境，這丹徒原是主要的長江口岸，凡是從江南去到江北，必定要在丹徒經過，因此商市繁盛，十分熱鬧。同時洪軍尙離開很遠，所以沒有一點驚惶。

大玉到丹徒之後，因為途中勞頓，就在當地休息了兩天，並帶便尋訪伯父，可是仍舊沒有什麼眉目，祇得在某一天晚上，到江邊乘船渡江北去。

大玉在到達江干之後，因為天時已晏，渡船甚少，祇得坐在江邊的一家茶亭裏等候。這時忽然看見從外面走進來一位少年書生，面目甚為俊秀，正向茶亭夥計詢問着什麼時候有渡船到江北去，聽那書生的口音，知道也是杭州人，而那模樣似乎對當地十分生疎，大玉看他正是自己的同途，就連忙招呼過來同坐。經過相互的寒暄，大玉方才知道少年姓王名字叫麗青，正是和大玉同鄉，也是逃難出來，中途和父親失散，孤身一人，預備到東臺投奔親戚。彼此說起大家的境况，正是相同，大家互相慰藉，又互相慰藉，談得十分契合。

大玉和麗青兩人，互訴境遇，不覺已近子夜，這時正有着一艘渡船開出，兩人就急急忙忙，起身向江邊走去，大玉在先，麗青在後，走上了渡船。船上早已登了多人，極是擁擠，大玉看艙內安身不下，祇得同麗青兩人坐在船舷，遙看星斗滿天，景色十分靜穆，片刻之後，款乃聲起，渡船已開行了。

船過江心，已近彼岸，麗青這時忽然說道內急，要在船上小解。原來男子小解，用不着什麼顧忌，隨處可以方便，但是麗青却顯得特別神祕，不願當着衆人面前小便，特地躲到船的側面無人之處，大玉也一時看不見麗青的影子。這時渡船已將靠岸了，大家正預備起身上岸，突然船身一側，船那邊接着傳來「啊呀！」一聲，繼之「撲通」一響，水裏蕩起了一個





急忙把竹篙遞過去，麗青連忙住。

極大的漩渦，大玉情知不妙，急忙高叫救命，一面拿着一根竹篙，向江裏面亂撈。

原來麗青在小解時踏足不穩，加以船身一側，竟隨之掉落江中。幸而大玉機警，急忙呼喊，始引起大家的驚覺，同時麗青落水之後，神志仍十分清醒，在水裏受着水力的傳壓，突然奮力一冒，半個身體頓時冒出水面。大玉看見，急忙把竹篙遞過去，叫麗青握住，這時船家也連忙來救援，終於把麗青救出水來。船上乘客方始喘了一口氣，麗青的性命，也由大玉的力量得以保住。

經過了大玉的照顧，麗青匆匆地在一家客店裏，更換了濕衣，因為到東臺去，秦州原是必經之途，就先跟着大玉，到秦州休息。在到達秦州以後，大玉會見了舅父，真是說不出的悲喜交集，問起伯父，却沒有到。大玉敘述一

路上的驚險情形，並且介紹了麗青的境遇，舅父就請麗青安頓下來——這時他因落水感受了寒氣，一住下來，竟發起寒熱來了。

麗青在秦州一病兩月，大玉是早晚仔細的服侍，爲他延醫服藥，終算病體完全告愈。麗青對他當然是十分感激，彼此情意相投，宛如親生弟兄一般，起坐相共，親密非常，不過麗青每在換衣或大小解的時候，終要躲避着大玉，大玉生性坦白，亦不以爲意。

這一天，大玉的舅父正立在三和樓茶館的面前閒眺，忽然遠遠看見一位老者，正在向路邊行人問訊。一時好奇心起，就走近去一看，方始看見那老者年近五旬，手裏拿着一張紙條，上面端端正正地寫着「秦州大街三和樓茶館店主李升義轉問杭州羅大玉」幾個字，舅父看見正是尋找大玉，就連忙請老者到店裏來。當老者踏進店門的時候，裏面大玉和麗青兩個人恰巧走了出來，忽然麗青高叫了一聲「爸爸！」老者竟然驚呆了，仔細一看，也不覺失聲叫道：「寶貝女兒！你原來還活在世上。」接着飛奔上前，兩人互相抱頭大哭，祇驚奇得舅父和大玉兩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經過了老者的說明，原來他就是麗青的爸爸，而麗青本來是一個女兒身，爲了逃難，方始改成了男裝。在中途失散之後，他一途北上，先曾寄居在丹徒的一家客店裏，本來就可以渡江北來，後來因爲同住一店的一位同鄉老者——就是大玉的伯父，害病極重，他心有不忍，就耽擱下來，細心照料病人。現在大玉的伯父已經病愈，他也預備到東臺去投奔親戚，

大玉的伯父真是說不出的感激，就請他便中帶一口信給大玉，叫他速到丹徒迎接。一番敘談，大家真是興奮感動到極點。

大玉在明天就動身到丹徒去迎接伯父，舅父亦請麗青父女就在秦州安住。幾天之後，伯父和大玉安然回來了，這時麗青也改成了女裝，躲在房裏，祇是不肯出來，大玉亦不肯進。幾位老人看到這種羞態，不覺呵呵大笑，舅父自動做了一個現成的媒人，就請麗青父親麗青許配了大玉，他們父女兩人本感激大玉的救命之恩，大玉伯父也感激麗青父親搭救之。這件婚姻就很圓滿的告成了。因為大家都在難中，儀式力求簡單，幾天之後，就完姻合。夫婦相愛，真是說不出的甜情密意，如膠似漆。

不在閨房之中，麗青向大玉說起，原來那天江中落水，正是因為自己是女兒身的關係。時候，有說不出的不便，稍一不慎，就落下水去。這段婚姻的結合，真可說是巧妙。